



世界文學名著

紅 袍

白利渦著
許德祐譯

LA ROBE ROUGE

By
EUGÈNE BRIEUX

Translated by
SHEU DER YOW

世界文學名著

紅

袍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版

鎖

◆(82303.5)

世界文學名著紅袍 一册

La Robe Rouge

□本書定價肆百叁拾貳元

原著者 · E. Brienk

譯述者 許德祐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前言

爲了譯的是白利渦的第一個劇本，覺得有在這裏介紹一下這位還不大爲國人所熟悉的法國社會問題劇作家之必要。

渦任納·白利渦 (Eugène Brioux) 以一八五八年生於巴黎，爲法國近代社會問題劇作家中之翹楚，他終身從事於此項劇本之寫作，產量甚爲豐富，共不下三十餘種。

談起問題劇，我們就會立刻想到挪威的易卜生。因爲國人對於易卜生的傑作，若傀儡家庭，若野鴨，若國民公敵等都有譯本，所以大家都對之有相當的認識。並且，易卜生劇本中的題材常極通俗，很合一班文藝青年，或是受過一些教育的觀衆的口味。他以冷靜的頭腦，來分析，批評現代社會的組織，而同時又具有極完善的舞台技巧，所以能在各國都獲得多少的成功。此外則德國的哈普德曼和英國的高爾斯華綏，也是現代有名的社會問題劇作

家。哈普德曼的日出之前，織工等劇都是含着社會問題的，而尤以織工一劇爲最顯著。因爲哈普德曼出身自民衆之中，他的祖父就是一個織工，而曾親眼看到一八四〇年西里西亞 織工暴動的事件。所以他乃能親切地描寫他們悲慘狀況，而對之表示人類的同情心。高爾斯華綏的銀盒，爭鬪及正義等劇本中的意識亦極爲明顯：銀盒描寫所謂上流社會之腐敗，爭鬪中敘述罷工的情事，而正義出世後也曾使得英國彼時的黑暗監獄制度略爲改善。惟高爾斯華綏同時是一位小說家，他對於舞台技巧方面未免稍差一點。

至於在法國，則因爲一班觀衆，本來就不大喜歡在一個劇本中討論什麼問題，他們覺得到戲院裏去只是爲了散心，而並不是領受什麼教訓的。所以他們對於問題劇，常譏之爲論文劇 (*Piece à thèse*) 以表示輕視。但這並不是說因此法國就沒有問題劇的作家。世界聞名的莫里哀，他所寫的喜劇中就通常含着一個問題。不過因爲他所採取的方式是喜劇，較爲嚴肅的問題常爲喜劇的氣氛所掩蓋；而他劇本中的問題，在今日也泰半是失了時效的。例如女才子中的婦人教育問題，在各處都看到女人和男子競爭的現社會中還有什麼

重要呢？偽善者也只適合於思想未獲自由的時代。再如奧奇爾（W. Augier）也是十九世紀法國的社會問題劇作家，他在巴瓦列先生的女婿一劇中，觀察非常深刻而有力。此外還有小仲馬，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劇作家，他的茶花女，半上流社會等都是結構很精巧，思想很正確的劇本。

不過近代的法國戲劇家，他們在劇本中所討論的問題，有很多是涉及兩性間的不貞這一點上的。所以有人譏刺，尤其是德國的批評家——說法國的問題劇太於着重對話的完善，和美的誘惑了。並且，男女問題之迅激進化，也使得不貞成爲無關緊要的題材。德國現代大批評家凱爾（A. Kerr）就曾說過這樣的話：『拜倫的名言：「愛情對於男子只是其生命的一部分，而對於女子則是牠整個的生命，」這句話現在還能適用嗎？女子目中也有別的事情忙着，愛情也只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了。而男子呢？假使他自願看穿一些，則他對於他的驕傲和妬忌所受的痛苦也會減少了。』是的，兩性問題自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來，已經深深地進化了。

白利渦雖然不澈底反對在問題劇中，有關於愛情的描寫，但他卻主張舞台不應該只爲丈夫，妻子及愛人，這三位一體的神靈所獨佔。他說戲劇是表現人生的藝術，而人生則完全爲兩種爭鬪所佔據：一種是爲種族之繁衍的利益而下意識地在奮鬪着，其在舞台上的表現則是情愛劇；另一種則是個人間的生存競爭，其表現自爲社會問題劇。

在今日，社會問題劇之所以日趨重要，是由於時代潮流的關係。古代悲劇中的題材，常是神與神間的爭鬪，阿西留斯的被縛住了的火神就是絕好的例子。莎士比亞及拉輿納的劇本中則已是諸王間的爭鬪了。至於現代的劇本則應當是人與人間的爭鬪。現代人們已看够了那個不可即的，爲諸神居住的奧冷比山和那古代富麗，神秘的王宮了，他們逐漸感到自身的重要和地位，而開始注意起自己來。戲劇藝術也厭倦於描寫瞿必得和撒特恩，戰神和火神，安東尼和凱撒，路易十四和英國安利納泰間的衝突，而掉轉了眼睛來看普通民衆的痛苦，他們間無休的爭鬪，他們間利益和情感的衝突，而在戲劇上造成了一個新的格調。委實今日的世界中之騷動較過去任何世紀爲激烈，社會現象之進化較任何時代爲迅

速。這裏我們看到人剝削人的舉動，萬惡金錢的專制，由現代文明所產生的兇殘勢力。

白利渦的劇本中，無容說是充滿着關於這方面的描寫。他曾大聲疾呼地說過：『戲劇除了愛情的故事而外，還有別的事情值得敘述。』白利渦一向就將戲劇看作是方法，而不是目的。他想藉着舞台來促進社會上不良制度之改善，而不僅以誘起人們的思慮或改良其習慣及動作爲已足。他願意看到廣佈人間的痛苦略爲減少一些。這一點，他是成功了，因爲我們知道他的替身（*Les Remplacantes*）及花柳病者（*Los Avaries*）兩劇就會拯救了不少人，使得他減少許多痛苦。白利渦生來就具有使徒樣的靈魂，他看到別人在受苦，便覺得自己非常難過。他在孩提的時代，受了一些探險小說的影響，便夢想着去開化南美的紅種野蠻人。但是，這不過是表示他幼年時代的初步思想而已。他後來知道在非洲或是南美已經不復有野蠻人了，而反是在他的本國——這個號稱爲文明的法國中，卻有許多變形的野蠻人，於是他便決計只向這些人說教了。

白利渦在他的劇本全集中說，有人批評他劇本中的題材僅是些老生常談，僅是將別

人業已說過的話來重復一遍，僅不過是將已經開了的門衝倒而已。可是他卻以為現在有大多數的人還相信這開了的門是關着的，他就對這班人指示在走過的時候，這門並不關着。他承認他的劇本中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不過他卻以較易為現代大眾所瞭解的語言來將哲學家，學者們所找出來的真理，呈現在他們的面前。因為劇場觀衆通常是沒有翻閱這些高深艱奧的哲理書本的習慣的，所以他乃選擇了戲劇——這個能伸入民衆中的武器為他的代言者。

這番話當然是一位作家的自謙，我們在看完了這個曾受到法國國家學院褒獎的紅袍，便可知道。

紅袍

(四幕劇)

登場人物

摩松

滑格雷

愛梭拜黑

蒙杜白魯

拉·布猶羅

布納拉

全國總檢察長

刑庭審判長

特綠莫

登場人物

阿多依

警察署長

白利特

書記官

法庭門房

普拉加律師

耶納泰

愛梭拜黑之母

滑格雷夫人

布納拉夫人

白爾泰

加提亞萊娜

第一幕

毛樓翁地方的老式房子中之客廳。

第一場

滑格雷夫人，白爾泰。——幕開時滑格雷夫人穿着晚服，在改正客廳中椅子的地位。白爾泰進來，亦着晚服。她手裏拿着一份報紙。

白爾泰 這裏是毛樓翁日報，我叫人將政府官報拿給父親了，他剛從法庭裏回來，正在換衣服呢。

滑格雷夫人 審判完結了嗎？

白爾泰 不，還沒有呢。

滑格雷夫人（接着報紙） 這上面說起這件案子嗎？

白爾泰 隨時都在說着的。

滑格雷夫人 還用不到慢慢地尋找呢……登着大字，題目就是『依利沙利命案』現在他

們攻擊你的父親了！（念着）『檢察長滑格雷……』（她在肚子裏繼續着念。）還有

小題目：『凶手永遠在逃。』好像這是我們的錯處似的……『正義瞌睡着。』正義瞌

睡着！你父親從十五天以來就不會閉過眼，他們怎樣能夠寫這樣的話呢……難道他

還沒有盡他的責任嗎？難道檢察特綠莫沒盡他的責任？他連到因此而害病了，這個可

憐的人……前天，他就還曾捉住一個只有一些兒嫌疑的流氓……嘿……不行！我對

你說，這些新聞記者都發瘋了。

白爾泰 似乎也有一篇文章在用巴斯克文編的報紙上呢……

滑格雷夫人 那是愛斯白亞爾·黑利亞！

白爾泰 是那個藥店老闆方才對我說的。

滑格雷夫人 這個我倒毫不在意：總檢察長是不看這報紙的。

白爾泰 可是有一天父親曾對我說，總檢察長卻叫人將一切關於法庭的文章譯好了寄給他呢。

滑格雷夫人 總檢察長叫人寄給他……那末，行……嚇別再說這個了吧……今天晚上

我們一共是多少人？你有那張名單嗎？

白爾泰 有……（她跑到壁爐●上拿了名單，念着。）刑庭審判長先生……法庭庭長先生……

滑格雷夫人 很好……這很好……一共是九個，不是嗎？

白爾泰 九個。

滑格雷夫人 九個……有九個人來吃夜飯，而不能確實地知道他們在什麼時候駕到

●法國的舊式建築中，房子裏的火爐一律都是嵌在牆壁之間，其上面通常都是大理石的頂蓋，可以擺列花

瓶、時鐘等另件。——譯者。

……這才是在這種審問後的聚餐中最麻煩的事，而我們又是爲了刑庭審判長先生的光榮而必得舉行的……在審判完了，以後再吃晚飯……在審判完了以後！好！且等着這些大人先生們的高興吧……（嘆氣）那末，我的孩子？

白爾泰 媽媽？

滑格雷夫人 是否你還想嫁給一位法官嗎？

白爾泰（堅決地） 喔！不想！

滑格雷夫人 當我想起兩年前，你曾經有過這樣想頭的時候！

白爾泰 我現在沒有這個想頭了。

滑格雷夫人 看看我們的樣吧！……你的父親……共和國的檢察長——只是在一個三

等法庭裏面，這是不錯的——因爲他沒有詭計，因爲他從來沒有知道利用政治……

可是他卻是一位有價值的人，這是沒有得說的……這樣一個法官，自從他就任檢察

長以來，就會受過三次暫不昇任的待遇！在像這樣的縣城裏，犯事的案件少到令人失

望！這還不很可觀嗎？……我明知道今日結束的審判中，就會有過兩次釋放。這點我們是同意的。但是，這是機會不好啊……並且，像他這樣地保障社會，他賺的多少錢？你會知道僅僅這一點兒不呢？

白爾泰 喔！我知道。你對我說起的次數很多了，母親。

滑格雷夫人 我再對你重說一次吧。連告老金都算在裏面，他籠統一起只賺三百九十五佛郎八十三生丁一個月……並且，我們有時候還不得不請九位客人吃飯，來款待刑庭長諮議先生……至少，一切都準備好了吧？我的兩世界雜誌在那裏吧？……好……我的太師椅放得合式嗎？（她坐了下來。）好……（做着敬客的樣子。）『庭長先生，請坐吧，我懇求您……』這樣會行了，我希望……還有那位都福先生，他在加絲特奴達利的時候，就和我們一樣地是個小小的法官，而現在已是都愛地方的二等法庭庭長了，他就僅不過從柏萊斯特走了一下……

白爾泰 當真地嗎？

滑格雷夫人（走到壁爐上取來一本書）你看年鑑吧。

白爾泰 關於年鑑上的事，我只要問你就行了。

滑格雷夫人 你可以這樣……法庭年鑑，我背都背得出……

白爾泰 可是父親不日就會接到諮議員的任命了啊。

滑格雷夫人 他等得很久了，他那諮議員的任命。

白爾泰 現在已經是事實了，既然他被指定填補第一個缺額，而羅費佛又剛剛去世了。

滑格雷夫人 願上帝保佑你沒有弄錯吧！假使我們這次仍然不成功，那我們就完了。我們

將一直在毛樓翁住到告老了……不行！這並不是件倒霉的事，我們不能捉住這個可

惡的兇手……這樣一樁重大的案子……這次我們應該可以希望宣判死刑！第一次

的死刑！

白爾泰 寬慰些吧，親愛的母親，一切都還沒有失掉呢。

滑格雷夫人 你對這事倒說得輕鬆……你看到這些報紙都在咬牙切齒地叫了。他們都

在怪我們延宕……可是我的孩子，你還不知道有人談起預備叫巴黎公安局派個警察來呢……這將是失盡了面子的事……以前一切都這樣好好地……你真不會想像到你父親是怎樣地感動着，當有人來叫醒了，他告訴他說，一個八十七歲的老頭兒在他的縣城裏被暗殺了的時候！他五分鐘不到就穿好了衣服，他故作鎮定的樣子，但卻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對我說：『這一次，我相信，我們已經拿穩了，我的委任狀！』（嘆氣）而現在，一切都倒塌了，錯處就是在這個不願意給捉住的壞坯子（重新嘆氣）幾點鐘了？

白爾泰 六點剛敲過。

滑格雷夫人 去預備菜單吧……別忘了上面只要寫些街頭：『毛樓翁的刑庭庭長先生……法庭庭長先生……』等等。

白爾泰 寫起來倒很長呢。

滑格雷夫人 這是官樣文章。啊，這裏你父親來了。你到廚房裏去走一趟，別顯得是閒着沒

有事的樣子……

滑格雷穿着晚禮服上場。

第二場

滑格雷，滑格雷夫人。

滑格雷夫人 審判沒有完結嗎？

滑格雷 沒有。當我離開法庭的時候，我的代理正站起來請訴。

滑格雷夫人 一點消息也沒有嗎？

滑格雷 關於案子嗎？……沒有……

滑格雷夫人 倒底，你的特綠莫先生，你的檢察員，他是不是在好好地追捕？

滑格雷 他在盡其所能的做。

滑格雷夫人 啊！假使我在他的地位上，我，我覺得……！
！檢察員們應該是女人才行！（不

經意地。政府公報上沒有什麼吧？

滑格雷（覺得討厭） 有啊。

滑格雷夫人 你怎不早告訴我……是關於我們的事嗎？

滑格雷 不是……郎特依被任命做總律師了。

滑格雷夫人 郎特依嗎？

滑格雷 是的。

滑格雷夫人 這，這太過分了！當他在魯納維羅當代辦的時候，你正是那裏的代理啊。

滑格雷 是的，但是他有一個當議員的表兄弟……對於這個是什麼法子都沒有用的。

靜默一刻。滑格雷夫人坐了下來而開始哭泣。

滑格雷夫人 我們沒有運氣……

滑格雷 我親愛的……看吧……你錯了……

● Avocat général 法國司法界之官名，在司法行政院及上訴院中代替總檢察長聽審案件。——譯者。

滑格雷夫人（還在啜泣着） 我可憐的寶貝，我明知道……這不是你的錯處……你盡
 你所能夠的去做……你只用過分的誠實來處事；這並不是我以這個來怪你……僅
 不過，你要怎樣呢？這是沒有得說的……一切的人都爬到我們頭上去了……再過一
 些時候，你將是檢察長中的耆老了……

滑格雷 我嗎？……年鑑在什麼地方……

滑格雷夫人（一樣地在啜泣着） 在那邊……再過一些時候，就成老古董了，我的朋友。

滑格雷（拋棄年鑑） 別這樣哭啊！既然我已被指定繼續羅費佛的位置。

滑格雷夫人 我知道的。

滑格雷 我的名字在昇任表上。

滑格雷夫人 誰都在那個上面。

滑格雷 我有總檢察長的，首席庭長的正式允諾。

滑格雷夫人 但是需要的是議員的允諾。

滑格雷 喔！

滑格雷夫人 當然喇！一直到現在，你都在等着昇任：應當上前去碰啊，我的朋友。假使你不像別人那樣做，你就只是一個獸子。

滑格雷 一個誠實的人。

滑格雷夫人 就正因為你是一個誠實的人，所以她才應當努力去達到最高的職位。假使又獨立又能幹的法官都讓別人超過他們前面去，那末司法前途將成了什麼了呢？

滑格雷 你所說的話當中倒有着真理……

滑格雷夫人 既然你想永久這樣過分誠實地下去……但是假若你去走一個議員的門路，你可以改善我們的境況，而你若不這樣做則你將是有罪的……並且，倒底人家要求你些什麼呢……擁護內閣……

滑格雷 正是這樣，因為牠和我們主張相同。

滑格雷夫人 趕快些吧。牠不會持久的……擁護內閣，這就是擁護政府，這就是說國家，這

就是說社會。這是盡你的責任。

滑格雷 您，您是野心勃勃的。

滑格雷夫人 嚶！不，我的朋友……但是應當好好地想着將來……假使你知道我使得收支相償的困苦……也應該替白爾泰辦出嫁的事……我們的兒子也愈過愈要多化錢了……以我們的地位，我們不得不使些無謂的費用，我們自己當然可以馬虎過去，但是應當擺些場面，應當適合我們的地位才行。我們想讓喬治去進工專：這就是將化用我們的金錢的……而亨利則應當讀法律，你不是更加容易提拔他，假使你有一個較好的地位？

滑格雷（靜默一刻後） 我還沒有統統告訴你呢？

滑格雷夫人 還有什麼？

滑格雷（靦然地） 高丹被任命做亞米安的法庭諮議了。

滑格雷夫人（大怒） 高丹嗎？……癡子高丹嗎？

滑格雷 是的。

滑格雷夫人 這太過分了！

滑格雷 你要怎樣呢！新司法部長是他同省的：對於這個是什麼也沒有用的。

滑格雷夫人 終歸有些東西在作怪……高丹……高丹夫人將因此而手足無措了，她連

到寫一個 *Réquisitoire* 都忘了末後的「e」字……她該將她的黃帽子拿出來了！你不記得她的黃帽子嗎？

滑格雷 不記得。

滑格雷夫人 應當她丈夫帶才對，這個顏色！

滑格雷 羅撤，你太不公平了。

滑格雷夫人（非常激動） 我知道，但這樣我才好過一些……

加提亞萊娜進場。

●在法國，若妻子有外遇，則人皆譏其丈夫穿黃馬甲，其意蓋與中國之綠帽子同。

加提亞萊娜 太太……這個今天早晨從衣櫥裏拿出來的包袱應當放在那兒？

滑格雷夫人 什麼包袱……

加提亞萊娜 一個包袱……太太明明知道……當我們將衣服放進櫥裏的時候……

滑格雷夫人（忽然記起） 是……是……將牠拿到我房間裏去……

加提亞萊娜 那末，從那邊走嗎……

滑格雷夫人 放在那裏吧……我自己去擺好了……

加提亞萊娜 好的，太太……

她退場

滑格雷夫人（聞着包袱的氣味，對自己說） 我儘管多放樟腦也沒有用，在你還沒有穿

之前，牠將被蟲蠹蝕了……

滑格雷 什麼東西？

滑格雷夫人（將包袱放在台上，解開了） 你看吧。

滑格雷 啊！是的……我的紅袍……那個在二年之前你預先替我買的。

滑格雷夫人 是的。這一次，卻是加瑪爾代替你而被選了。

滑格雷 你要怎樣呢？加瑪爾是一個議員的小舅子；對於這個是沒有辦法的，內閣也應該保持其大多數才行。

滑格雷夫人 你說吧，我盡力地去找，卻始終沒有能够僅僅找出一個州諮議員[●]的表兄弟！

滑格雷 拿去收藏起來吧……牠使我難過……（他將他抖亂的袍子給其夫人）牠現在也許不合我的身了……

滑格雷夫人 喔！誰穿了都合身的，這些東西！

滑格雷 我來試試看。（他脫去上衣）

●法國行政將全國分爲九十省 *Departements*，省又分爲若干州 *Arrondissements*，州下則爲縣。惟

此處之「省」，「州」等譯名，僅爲譯者私擬，決不當於中國之省、州，讀者幸勿以辭害意。——譯者。

滑格雷夫人 這個一年可以多增進一千佛郎！

滑格雷 倒還沒有褪色。（白爾泰在此刻進場。他掩藏着紅袍。）什麼事？

白爾泰 是我。

滑格雷 你叫我受驚了。

白爾泰（瞥見了紅袍） 你被任命了！你被任命了！

滑格雷 滾你的。去將門關上了！

白爾泰 爸爸被任命了嗎？

滑格雷夫人 做叫你做的事去沒有，他沒有被任命。

滑格雷 這是真的，牠倒還是完全新的。（他將袍子給其夫人。）

滑格雷夫人 嚇，當然喲！我是揀第一等料子作的！

滑格雷 啊！假使我背上批了這個來審判依利沙利的兇手都是空話，滾開吧！那個想出這

種衣服來的人倒不是個獸子……這是會使得陪審員望而生敬的……而對於被告

則更不用說了！我曾經看見過一個被告，在整個審判時間中，就不會離眼於審判長的袍子過……穿了牠，自己會覺得更有力，因之，就更加威風凜凜，姿勢也就更得勁了……『法庭的先生們，陪審員先生們……』這會生效果不呢，嗯！我的起訴……『法庭先生們，陪審員先生們。這是以社會的名義，而我是社會的復仇的代言人，這是以人類權利神聖的名義，以永久的法則的名義；這是以我的權利同時是我的責任，我才起立……（他重新做這個姿勢）我才起立來向你們請求懲辦這個立在你們前面的惡漢……』

滑格雷夫人 你演說得是真好啊？……

滑格雷（聳了聳肩頭後，嘆氣，慢慢地，在靜默中將袍子脫下，而交給其妻子） 拿着……折好了牠……

滑格雷夫人 有人叫門了。

白爾泰 是的。

滑格雷夫人（對其女） 這個拿去！

白爾泰 是的，母親。（她包好包袱，預備走出去。）

滑格雷夫人 白爾泰。

白爾泰 母親？

滑格雷夫人（啜泣） 再放上些樟腦，我可憐的孩子！

白爾泰出場。加提亞萊娜進場。

第三場

滑格雷，滑格雷夫人，加提亞萊娜。

加提亞萊娜（給一捲紙頭） 一個人剛送來給先生的。（她退場。）

滑格雷 什麼東西？巴斯克文愛斯白亞爾·黑利亞報……一篇用藍鉛筆劃出的文章。

（他讀着）『Eskual herri guzia, humabatz égun huntan……』能在這上面

懂得什麼東西嗎？他們這種野蠻的文字……

滑格雷夫人（在他的肩後看着）人家在說你呢……

滑格雷 不會的！

滑格雷夫人 自然是的。你看那兒……『滑格雷檢察長 *galdegin*……』等一會兒。（向

裏面的門內喊着。）加提亞萊娜！加提亞萊娜！

滑格雷 你幹嗎？

滑格雷夫人 加提亞萊娜將替我們翻譯……（對進場的加提亞萊娜說。）拿着，加提亞

萊娜，讀給我們聽這上面說些什麼？

加提亞萊娜 是的，太太。（她讀着。）『*Ila gaitzegilea ozda oraino galkopian* 依利

沙利哥』

滑格雷 這是什麼意思？

加提亞萊娜 這就是說還沒有捉住依利沙利的兇手……

滑格雷 我們知道以後呢……

加提亞萊娜 『Baginhkien yadanik dona 毛樓翁諾法官 yuye bourru arin edo

tzarrenda ko béréchiazela 』……這就是說在毛樓翁的法官都是在別的地方被

趕了出來，而不會做什麼事……一些思想也沒有。

滑格雷 好，這就夠了……

滑格雷夫人 不，不繼續着，加提亞萊娜。

加提亞萊娜 Yamm hoyon Biribi ……

滑格雷夫人 Biribi ①

加提亞萊娜 是的，太太。

滑格雷夫人 Biribi 在巴斯克文中這是什麼意義？

① Biribi 在法文中本為一種犯禁的賭博，但在軍人通用的俗話中則指犯了罪而被充到非洲去當兵，收

受極嚴厲的轄治之人。故此處滑格雷夫人反覆盤問其女僕，此字在巴斯克文究作何義也。——譯者。

加提亞萊娜 我不知道……

滑格雷夫人 怎樣，你不知道？你不願意說吧？……這是一個粗野的字眼吧？

加提亞萊娜 喔！太太。我怎會知道……

滑格雷 Biribi……

白爾泰 也許是他們給爸爸的一個綽號吧……

滑格雷夫人 也許吧……（靜默一刻。對加提亞萊娜。）以後呢……

加提亞萊娜 他們在說先生呢。

滑格雷夫人（對她的丈夫） 我剛才就對你這樣說過……（對加提亞萊娜）講些壞

話嗎？

滑格雷 我對你說這樣就够了……（他從加提亞萊娜手中將報紙奪了下來，放在自己

口袋裏。）滾到你的廚房裏去，你……跑得比這樣再快一點……

加提亞萊娜 先生，我對你發誓，我不會告訴你這上面別的話……

滑格雷 沒有人問你這些……滾……

加提亞萊娜 我早就知道先生是會發怒的……（她將走出去。）

滑格雷夫人 加提亞萊娜！

加提亞萊娜 太太？

滑格雷夫人 是真的嗎，Bibi，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加提亞萊娜 不知道，太太……我發誓說不知道……

滑格雷夫人 好的。有人在叫門了。去看看。（加提亞萊娜出。）這個婢女我得停她的生意

了，不會遲過明天。

滑格雷 但是……

加提亞萊娜（復進場） 先生，是特綠莫先生。

滑格雷夫人 你的檢察嗎？

滑格雷 是的。他來回我的話的。（對加提亞萊娜。）請他進來。

滑格雷夫人 什麼回話？

滑格雷 他來將文件還我的。

滑格雷夫人 文件……

滑格雷 是的。我會叫他考慮到今天晚上為止的。

滑格雷夫人 他和我們在一起吃飯嗎？

滑格雷 不。你very知道他的病……他來了。你去吧……

滑格雷夫人（很和善地，走出。） 早安，特綠莫先生。

特綠莫 太太……

第四場

滑格雷，特綠莫先生。

滑格雷 那末，我的朋友？

特綠莫 那末，是辭職，決定地。

滑格雷 爲了什麼呢？

特綠莫 我已經對您說過了。

靜默一刻。

滑格雷 您那個被告的供詞呢？

特綠莫 我已經檢驗過了。

滑格雷 應得釋放嗎？

特綠莫 毫無疑義。

滑格雷（悽然地） 那末，您將他釋放了？

特綠莫（抱歉地） 正應該這樣做啊。

滑格雷（仍是悽然） 當然囉。（稍停一刻。）真沒有運氣。

特綠莫 沒有。

滑格雷 那末？

特綠莫 那末，我請求您將文件交給另一個人吧。

滑格雷 是決定了嗎？

特綠莫 決定了。您看到嗎，我的朋友，要我來適應今日的習慣，我已是太於年紀大了……

我乃是一個舊派的法官，就像你一樣。我的父親教給我以公正不阿，但這在今日已不時行了。這些每天在報紙上的攻擊使得我很不高興。

滑格雷 在宣佈了一個人犯的拘捕後這些便會停止了。

特綠莫 正是這樣。我結果是會做出蠢事來的。而我已經做了一件蠢事了：假使我不是這樣地受着攻擊，我是不會捉這個人的。

滑格雷 他是個流浪者；你曾在幾天之中給了他以掩身的地方……過處並不大啊。

特綠莫 可是一樣是過處啊……

滑格雷 您灰心得太快了……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有一個機會便會使您得到一條新的

線索。

特綠莫 即使是這樣吧……您知道外面說些什麼嗎？有人說鮑爾都地方的普拉加律師將來此地爲被告辯護呢。

滑格雷 我倒看不出他有什麼好處要這樣做。

特綠莫 他想要在下次選舉中在我們這區裏當候選人，而預備靠着他的辯護詞，這其中他是會攻擊我們的，來在此地獲得一些名望。

滑格雷 這對您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特綠莫 可是他能够參加被告的一切審問，法律是允許他這樣做的，他既然是渴望着爲自身宣傳，他會將其所願意的送到報紙上去，而我每天早晨就會在報上受到咀罵，假使我的處置方法不適合他的脾胃。

滑格雷 您太過甚其辭了。

特綠莫 可是並不過分呢。現在，盤向罪犯並不是在法官的辦公室裏，而乃是在公共的場

所或是報館的編輯室裏了。

滑格雷 關於重大的案件，這是對的。其實這條新法律也只是對他們有利……您和我一樣地知道，關於重要的被告……

特綠莫 真的，我請您將文件收回。

滑格雷 聽吧！您不要想那有着整百的案件等候其辯護。普拉加律師會來參加您的一切訊問。您很知道通常是怎樣的……他會只派一個小書記來……假使他想派人的話。

特綠莫 我請求您不必堅持吧，我親愛的滑格雷。我的決定是不可挽回的。

滑格雷 那末……

特綠莫 允許我告辭吧。我不想在這裏碰着到您家裏來吃飯的同僚們。

滑格雷 那末明天見吧……我真是不安……

特綠莫 明天見。

他退場。滑格雷夫人立刻從另一個門進來。

第五場

滑格雷，滑格雷夫人，以後又進來了白爾泰，布納拉，拉·布猶羅，摩松。

滑格雷夫人 噢，我都聽到了：他將文件還你了。

滑格雷 是的……他的健康……這些報紙……

滑格雷夫人 那末？

滑格雷 謹慎點吧。誰都還沒有料到有什麼事發生呢。

滑格雷夫人 安靜吧。（她諦聽）這一次是我們請的客人來了。

白爾泰（進場） 他們來了。

滑格雷夫人 拿着你的編織物，白爾泰……我，我的兩世界雜誌……她們各就其位……

靜默。

白爾泰 他們倒是珊珊來遲啊……

滑格雷夫人 是布納拉夫人在裝模作樣……

僕人 法庭庭長和布納拉夫人……

滑格雷夫人 您好，我親愛的太太……

互相謙讓。

僕人 法官拉·布猶羅先生……法官摩松先生。

深深地互致敬意。各就坐。

滑格雷夫人（對布納拉夫人） 啊，親愛的太太，又是一場審判完了……

布納拉夫人 真是的，親愛的太太……

滑格雷夫人 您親愛的丈夫不會因之而生氣吧……

布納拉夫人 您的丈夫也不會，我不敢打賭……

滑格雷夫人 刑庭審判長先生呢？

布納拉 他將稍爲遲一些才到……他預備明天清早出發，而他還有一堆文件要簽字

……你們會料到嗎，審判剛剛才要完結……當我們看到審判老是不結束，我們在陪審員們辯論的時候便派人去家裏拿黑禮服了……我們穿上了晚服而在其上加着法官的袍子來宣讀判決……

滑格雷夫人 是怎樣的，這個判決？

布納拉 是開釋。

滑格雷夫人 又是一次！陪審員都是些癡子。

滑格雷 我親愛的，你說話太隨便了……

布納拉夫人 啊啊，親愛的太太，別難過啊……（她將之引到後面。）

布納拉（對滑格雷） 是的，我親愛的檢察長……一個釋放。這案件中一共是三個了。

摩松（四十歲。自作僥倖。留有頰鬚。） 三個被告，都必得重給他們以自由，既然他們不會是爲了別的原因而遭捕。

布納拉 這真是一團漆黑……

拉·布猶羅（七十歲） 你們也許願意是紅色吧，我的親愛的同僚們……

布納拉 拉·布猶羅，您真是冷酷。我不會明白你竟能有勇氣來在這樣的題材上開玩笑。
拉·布猶羅 假使你們的被告都判了罪，那我自不會開玩笑了。

摩松 這並不關被告，乃是關於我們的事。假使您以為我們會從司法部獲得贊許，那您就錯了。

布納拉 他，毛樓翁法庭在巴黎的批評不好，他真不放在心上。

拉·布猶羅 給您說着了，布納拉，我真不放在心上，我沒有什麼可以等待的了。我下星期就已經七十歲了，我已經是告老退隱了。再沒有什麼希望：我有權利依照着我的良心來批評。我是屬於這一級的！噢！噢！（他做了一個身勢。）你們別生氣，我再也不說什麼了……我瞥見年鑑在那邊；我去替你們尋找將要出缺的位置。（他走到左邊坐下。）

布納拉 好的。（對滑格雷。）刑庭審判長先生發怒着呢。

摩松 這對他也是沒有好處的，對於他。

滑格雷 而我的代理呢？

布納拉 我們來談談他吧？

摩松 這一切都是他的錯處……他！他曾請求減刑的待遇。

布納拉 這個癡子，他是什麼出身？

滑格雷 他遠不是一個癡子，我敢對你們擔保。他曾任過巴黎會議的祕書，他出身是法學

博士……一肚皮的才幹。

布納拉 有才幹！

滑格雷 我再對您重覆說，他有着真正的口才。

布納拉 我們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了。

滑格雷 他是一個極超衆的人。

布納拉（大聲地） 是的好吧！當一個人有着這末許多才幹的時候，他就去當律師了；他

是不會跑進法官中間來的。

滑格雷夫人（對走近來的拉·布猶羅） 真是這樣，拉·布猶羅先生，似乎這是新任代

理的錯處……

布納拉夫人 對我們詳細地敘述一下這件事吧……

拉·布猶羅 這是……

他走向這些夫人們那邊去，而以低聲繼續着。白爾泰進場，也加入這一羣，滑格雷也是其中的一個。

摩松（對布納拉） 這一切都不會促進這可憐的滑格雷之昇任的……

布納拉（微笑） 事實是他在這個時候沒有運氣，這可憐的滑格雷。

摩松 難道真的有人切切實實地想着過他，既然在毛樓翁法庭中卻另有一個特別指定的人……

布納拉（假意謙虛） 我倒看不出……您想說的是誰？

摩松 就是您自己，我親愛的庭長。

布納拉 在內閣中實在是有過提起我的消息……

摩松 當您來主持刑庭的時候，辯論將會比剛才的要特別有意義了……

布納拉 您怎樣可以說這個呢，我親愛的摩松……

摩松 這是因為我曾看到您審判過懲戒法庭^①的案子……（他笑着。）

布納拉 什麼事情使得你發笑？

摩松 因為我想起了您那個字眼……那天您用的那個字眼。

布納拉（幸福地） 我記不起來了……

摩松 那個這樣可笑的字眼……（他笑着。）

布納拉 那一個字？我曾有過一個可笑的字眼嗎？我不記得了……

① Tribunal de police correctionnel 法國之一種法庭，惟其所犯罪較輕者在此種懲改法庭中訊問，若

有命案則在真正的刑事法庭 Cours d'Assises 中審理——譯者。

摩松 豈只一個呢？十個，二十個……您那天很有想像力……那個被告他曾做着怎樣的嘴臉，您明知道，就是那個穿着得這樣破舊的……那個名叫作龍頭的……

布納拉 啊！是的！常我對他說：『龍頭，開了那招供的一個吧。』

摩松（笑着） 就是這句！就是這句……還有那個被告的見證，這個癡子……您還沒有

能够使得他不知所措嗎？他就沒有能够說完他的話，全庭的人是這樣地笑着，當您對他說：『假使您願意來領導辯論的話，那就爽直說出來好了……您要我的位置嗎！』

布納拉 啊！是的……太太們……這位有趣的摩松使我想起很有趣味的笑話來了……

那一天，在懲戒法庭裏……

僕人（報告） 代理阿多依先生。

●原文爲 Robinet 卽自來水上之龍頭開關也，歐人習慣常有以普通事物之名詞作爲名字者，例如英文

中之彼得 Peter，法文中之比愛羅 Pierre，德文中之斯坦 Stein，均爲石子之意。大哲學家愛因斯

坦若直譯則成一石先生矣。——譯者。

第六場

上場之人物，阿多依。

阿多依（對滑格雷夫人） 太太，請您原諒我，我來得這樣遲。我是一直忙到現在的。

滑格雷夫人 我自會原諒您，先生，而尤其是今天，有人這樣告訴我，您曾獲得絕大的成功，使得本縣所有的律師都妬忌起來了。

阿多依乘間走開了。

拉·布猶羅（拍着阿多依的肩頭） 青年人……坐在我旁邊吧……我請求您……您
可知道，不必要有許多像這樣的審判就會使得您被黜職的嗎？

阿多依 他們會黜我的職務，因為……

拉·布猶羅 嚇……要炫奇立異是不行的。

阿多依 我炫奇立異……但是……您自己呢……那怕辯論上是守秘密，但我卻知道在

法庭裏，您是代表獨立精神和慈悲心腸的。

拉·布猶羅 是的，從一些時候以來，我曾使用着這種奢侈品的。

阿多依 從一些時候以來？

拉·布猶羅 是的，我青年的朋友。因為不久我才療治了那個使得許多誠實人變成壞法官的毛病。這個毛病就是熱中於昇遷。看一下那邊的人們吧。假使他們沒有被這種細菌所傳染的時候，他們將是公平而溫和的人，不會是嚴厲而兇殘的法官了。

阿多依 您說得太過分了，先生。法國的法官制度不是……

拉·布猶羅 牠不是可以用金錢來購買的，這點倒是真情。在我們這四千法官中，或許竟找不出一個——您聽得嗎，沒有一個——即使是在那些極低下和極窮苦的中間

——尤其是在那些極低下和極窮苦的中間——會接受金錢而改變他的判決。這個，乃是我國司法界的光榮和獨佔。且讓我們來祝賀吧。可是其中有一部分的人都準備着妥協和投降，假使這是爲了討好有力的選舉者，或是議員，或是分配位置和特惠的

開員。普選乃是法官們的上帝和暴君。所以您是對的，而我也沒有錯。

阿多依 誰都不能够侵犯我們的獨立。

拉·布猶羅 這是對的。可是，像托格維爾●說的樣，乃是我們自己在作犧牲。

阿多依 您乃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有的法官，隨便什麼允諾對於他們都……

拉·布猶羅 是的。也有這樣的人。那是一些沒有需要或是沒有野心的人。是的，也有那種孤傲的人，他們一輩子在孜孜地盡力而卻決不向人乞求什麼恩惠。但是，您可以相信，這僅是例外，而在您眼前的毛樓翁法庭則他們的法官道德只是中平的。我說得太過分嗎？……就算是這樣吧！……就算法國只有五十個像這樣的法庭……就算是只有二十個，就算只有一個是這樣的也是太多了！……啊！青年人！那末您對於司法有什麼意見呢？

阿多依 牠使我恐怕。

● Tocqueville, 法國十九世紀之大政治家，以其高貴的性格和遠大的政見爲各派人所讚賞。——譯者。

拉·布猶羅 您是一本正經地說的嗎？

阿多依 當然是正經地。

拉·布猶羅 那末，您爲什麼要做代理呢？

阿多依 難道是我願意這樣的……是我的父母將我推進這個職業中間的。

拉·布猶羅 是的……人們都將司法看作是一項職業……這就是說，當您走了進去，您

就只有——一個目的：成功……

靜默一刻。

阿多依 以慈悲心腸來執行正義將是很好的——一件事！

拉·布猶羅 是的，這將是很好的。（停一刻。）您願意要聽一個自從四十年以來就當着

三等法官的人的意見嗎？

阿多依 很願意。

拉·布猶羅 辭職吧。您弄錯了袍子了。只是穿了牧師的袍子你才可以嘗試着將您所說

的意見見諸實行。

阿多依（似乎對自己說樣的） 是的……但是這需要有一顆單純的心，可以接收信仰的。

布納拉（在同樣的一羣中） 假使我們有一個同省的議員做司法總長！只要在八天之中！

拉·布猶羅（對阿多依） 這就是應當有的考慮了，我的孩子。

僕人（進場） 這是審判長先生叫人送來的。（他將一信給滑格雷夫人。）

滑格雷 他不來了嗎？……

滑格雷夫人（看了信後） 他不來了！

布納拉 我就差不多料到他這樣的……

滑格雷夫人 他說他害着頭痛……他已經乘了六點四十九分的火車走了。

摩松 這是很含有意義的。

布納拉夫人 他不能再以別種更顯明的態度來表示他的不滿了。

布納拉 想着有過三次的釋放呢！

布納拉夫人 假使對方是著名的律師，那我們還可以卸去一點責任……但是都僅是初出茅廬的律師……

布納拉 一些沒有價值的人……

滑格雷夫人（對其女） 啊！我可憐的孩子！他的報告將是怎麼樣的了呢？

白爾泰 什麼報告？

滑格雷夫人 您不知道在每次審判完結了後，審判長都擬一報告給司法部……啊！我可

憐的布納拉太太……

三婦人走向後方坐下。

摩松 三次開釋……在依利沙利的命案裏……真是一個可哀憐的統計……我們是很
狠狠了！

布納拉 您知道，我親愛的滑格雷，我是一個很直爽的人。我沒有轉灣抹角的習慣。當我獵捕一隻野豬的時候，我就是直撲上去的。我對您很坦白地……將良心托在手掌上說話。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我對這個是不隱瞞人的……那末！我覺得您的法庭——當然，您是以您的極端誠實和公正不阿地來處理的——但是我覺得……我將怎樣說呢？……牠是在軟弱下去了。摩松，您還記得，我們剛才在翻閱統計的時候，就會這樣說過的……

摩松 這一年開始得很壞。

布納拉 您很知道，以前曾經談起過想爲我們立一個例外，使我們昇高一級……但是！這並不是案件數目之減少，毛樓翁乃將從三等昇至二等。

摩松 我們應當要能够證明我們是非常忙碌的。

布納拉 而許多您所分類的事件都是很好地可以供給起訴的材料。

摩松 想着吧，我們今年會比去年少判決一百十八年的監禁！

布納拉 然而，這卻不是法庭的錯處。我們是以極嚴厲的態度來保障社會的利益的。

摩松 並且，要使我們可以判罪，還是先要你供給我們以被告。

滑格雷 我最近就曾給下了最最嚴厲的命令，來壓制偷運犯禁貨物的案件，這在我們這裏是非常多的。

布納拉 這很好！您知道我們的觀點是什麼樣的……這裏是一個公共治安的問題，我親愛的……

摩松 我們比起其他同等法庭來是太於落後了。看着吧，我曾經計算過。（他從其記事冊中抽出一張紙頭，而不留意地落下一些別的紙張，拉·布猶羅將其揀起。）來看啊。

拉·布猶羅 您丟了你的紙張了，摩松……這個信封是您的嗎？（他讀着。）鮑爾都，車站飯店交海軍長官卜諾滑先生收……這信封倒是香氣噴噴的……

摩松（將信封收起，呈不安狀）這封信是我的一個朋友的……

拉·布猶羅 那個呢？……依利沙利的命案……

摩松 啊是的……這是……我來對你們解釋……這是……關於依利沙利的命案，這是

布納拉給我的一篇在今天的愛斯白亞爾·黑利亞報上發表的文章之譯文……態度很不溫和。他們說毛樓翁是一個充軍的法庭，就像是司法界中的 Bird 差不多的東西。

滑格雷 但是，一句話，我可不能夠臆造出這個兇手來啊，既然他頑強地不讓人家捉住。
特綠莫曾經將人家給我們的線索送到各處的警署去了……

摩松 特綠莫……您願意我敘述我的意見嗎？那末我們的同僚特綠莫一味地在相信兇手是一個流浪者的意見是錯了……

滑格雷 但是，有一個證人在着啊……

摩松 證人也許在說謊，也許是他自己弄錯了。

布納拉 這個證人他早上曾看見一些波希米亞人●從死者的屋子裏走出來。

摩松 我重覆地說證人在說謊或則是他自己弄錯了。

滑格雷 怎麼會這樣的呢？

摩松 對於這個我有着確切的自信。

布納拉 爲什麼？

摩松 因爲我確信兇手不是一個波希米亞人。

滑格雷 請您自己解釋。

摩松 這是沒有用的，我親愛的檢察長，我太於明白我對於同僚特綠莫的責任是些什麼東西，而不敢堅持。我已經說得太多了。

滑格雷 不要緊，不要緊……

布納拉 不要緊，不要緊……

摩松 我以非常的謹慎小心，曾經警告過我們的同僚特綠莫，他那個時候會自願地來徵

●波希米亞人 Bohemians 在歐洲爲指一羣居無定所，流浪各處，以占卦求乞爲生之民族。人們通常信其來自波希米亞，而波希米亞人一字則爲流氓或流浪者之代名詞。——譯者。

求我的意見，而每天將他所得來的線索交給我——我曾經警告過他說他走錯了路了。他沒有願意聽我的話，而卻堅持地在尋找他的流浪漢……讓他找尋着吧！在法國就有着五萬個呢！最後，也許我自己弄錯了……但是，我卻會因之而很爲驚異，因爲當我在大城市中做法官的時候，關於這類的困難並非偶爾碰到，而乃是差不多可以說每天都有的，我曾經獲得刑事案件的實際處理方法和一些精銳的觀察力。

滑格雷 當然囉……特綠莫卻是第一次處置這樣重大的案子……

摩松 在鮑爾都，那件轟動一時的都羅利美人案件，就是我迫着被告招供而送他到斷頭台上去的。

布納拉（羨慕地） 真的……

滑格雷 我親愛的摩松先生，我這裏以最嚴肅的態度來對您說，假使我堅持着，這是因爲我有重大的理由這樣做。我們都是自家人。我懇求您告訴我們倒底您的意見是根據着什麼之上的。

摩松 我不願意再隱藏了，我服從您的意旨。

布納拉 我們聽着。

摩松 先回憶一下事實。在一間孤零的屋子裏，——大部分的巴斯克屋子都是這樣的——一天早上，有人發現一個八十七歲的老頭兒在他的床上被人家殺死了。睡在鄰近的屋子中的僕人們什麼都沒有聽見。狗也沒有吠。兇手曾經偷了東西，這是對的，但是他不僅是竊取了金錢，並且還拿去了家庭中的文件。記住這點啊。我還請你們注意另外一件小事。早一天是下了雨的。人們在園子裏曾經找到了足跡而馬上就說這是兇手的。這位兇手的鞋子是這樣地破舊，他右腳的大姆指都露在鞋子外面。特絲莫先生從這個線索上出發：他得到了一個證人，這證人就更加鼓勵了他，他乃宣稱兇手是一個流浪者。我說這是錯的。兇手並不是一個流浪者。實在，犯案的屋子是孤立着的。人們知道在八九基羅米突的周圍之內，沒有一個流浪者曾經在案子發生之前來求乞過。所以假使兇手是一個流浪者的話，那他是會在他犯案的地方，或是在動手之前，或

是在動手之後，吃喝一頓的。但是卻沒有找到一點兒痕跡可以令人相信他曾經這樣做過。所以，這樣一個人，他到來的時候已經是非常疲倦了。他乞求一些食物。但是被人家所拒絕了。於是他掩藏在什麼地方，而等到晚上，他出來偷竊而行兇。這裏有的是酒，是麪包，是食糧；而他卻絲毫不去動牠們而自行走了。這是不是可能的呢？不可能。請你們別對我說：他曾受到驚嚇而倉忙逃逸；這是錯了的，因為你們的證人就宣稱早上還看見他在屋子附近的幾米突之內，而兇案發生的時候則是在午夜之前。假使特絲莫先生在他的稀有的才幹而外，對這種事件少許有一些經驗，則他將會知道拋棄在桌子上的空瓶，杯子，以及食物的渣滓差不多可以說是流浪漢兇手在行兇的地方所留下的簽字。

布納拉 實在。我知道這點……

拉·布猶羅（對阿多依，低聲） 這個人會使得人家判罪來證明他是知道一些東西的呢。

滑格雷 繼續着吧……繼續着啊……

摩松 特綠莫先生也應當同樣地知道這點：在流浪者的生活中，除了饑餓而外其最重大的需要便是鞋子。這是這樣地確實，他們中間有些人曾經想出了請求上訴的狡滑方法，因為到達上訴院的這條路通常是得走去的，那末官廳方面就必得供給他們以鞋子了，他們在被監禁的時期中是幾乎不大費鞋子，而在出獄的時候他們便會這樣地有一雙好好的鞋子了。可是，這個假定的流浪者他的腳就差不多和死者是一樣地大小。並且——這是你們自己說的——他的鞋子已經是很壞了。那末！先生們，這位破鞋子的流浪者，他倒沒有將這裏的完好而堅牢的鞋子拿了去……我一句話也不多說了。假使這案子是由一個過路人，一個以行乞為其職業的人，那末請你們告訴我，為什麼這位奇怪的兇手要選擇這條從犯事的屋子前面走過的路，這條路上是一些什麼都沒有的，而屋子又是相間好幾個基羅米突才有一家，但同時，在很近的旁邊就另外有一條路，橫越過許多村落而一路都是人家，這裏的習慣是永久不會拒絕給他們的

同類以食宿的……再有一句話……爲什麼這個流浪者將死者的家庭文件偷了去？

這是在他碰到第一個警察的時候就會指明他是兇手的……不，先生們，兇手並不是一個流浪者。假使你們願意捉住他的時候，這不應該在路上流浪着的人中去找，而乃是應當到那些對這文件之消失有利益的人們，親戚，朋友，或是債戶中間去尋找才是。

滑格雷 這是很對的……

布納拉 我，我說這又是合邏輯，又清楚而值得羨仰的……

摩松 相信我啊。這事件是很簡單的。假使是我被任做檢察的話，我敢擔保在三天之前兇手就會被關在監牢裏了。

滑格雷 那正好！我親愛的同僚，我來告訴你一件消息。特綠莫先生太於體力不支了，他今天下午曾將文件還了我，而這文件現在就歸您了。此後將是您來主持依利沙利命案的檢察事務了。

摩松 我不能對您說我接收，我親愛的檢察長。我的責任是服從。而我也不收回我所說的

話在三天之中兇手就將被逮。

布納拉 勇哉！

滑格雷 我以大眾的名義來向您道謝這個諾言……我對您宣稱您是使得我們從一個絕大的不安中跳了出來。（對其妻）聽着，我親愛的……摩松先生擔任了檢察，而答應我們在三天以內就有結果……

滑格雷夫人 謝謝，摩松先生……

布納拉夫人 謝謝……

滑格雷 白爾泰！吩咐他們預備晚飯。把那個意路羅奇老酒也拿出來！我要祝賀您的成功呢，我親愛的朋友……

僕人 太太，晚飯預備好了。

大家牽着手走向飯廳中去。

（幕閉）

第一幕

檢察摩松的辦公室裏。場後向右有一門。左邊置寫字台兩張。書夾。椅子。太師椅。

第一場

書記，門房，摩松。幕開時，書記坐在法官的太師椅上，飲他的咖啡。門房進場。

書記 好的！法庭門房先生，有什麼新聞嗎？

門房 您的主人來了。

書記 已經到了！

門房 他昨天晚上從鮑爾都回來的。他的神氣很疲倦。

書記（高聲） 一個毛樓翁的法官當他從鮑爾都回來的時候總是疲倦的。

門房 爲什麼？

書記（停了一刻） 我不知道。

門房 這是依利沙利案件使得他到得這樣早的。

書記 也許吧。（一方說着，他已經將杯子，杯托，咖啡壺，糖罐等用具裝在一個夾子裏面。他

走到後面他的寫字台旁坐下。摩松進場。門房裝着正經的樣子走了出去。書記很快地站了起來。） 早安，檢察先生。

摩松 早安。您除了依利沙利的案子而外，沒有召集別的人來吧？

書記 檢察先生，我召來了警察，被告和他的老婆。

摩松 我疲倦了，我的好朋友……我有些頭痛……沒有我的電報嗎？

書記 沒有，法官先生。

摩松 檢察長先生沒有來叫過我吧？

書記 沒有，檢察先生……但是，我卻有些東西要給您……（他給摩松以一信封。）

摩松（開信封） 爲我收集的郵票……啊！這真好，這個，卜諾滑……來看這個吧。看啊。（他

從鎖着的寫字台抽屜裏拿出一本貼郵票的簿子。）烏拉圭的……這個我已經有了

……這個可以和人家交換……這一個也有了……喔！……喔！……喔！卜諾滑一個喬治·

亞爾培，第一版的……但是這一張你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我的好朋友？

書記 這是一位律師的書記在一個文件上找到的。

摩松 妙極了……我得馬上就將牠貼起來……請您拿漿糊罐給我，好嗎？（他細緻地用

剪刀剪着郵票，而非非常當地貼好，一方在說着話。）這種是很稀少的，非常稀少的！

……根據集郵者上說，有人出三個藍色的阿米黛郵票或是一個加印的開底蕪六十

七郵票來與之交換呢……這兒……（在翻閱他的貼郵票簿。）嚶！可是這開始像個

樣子了……這開始要貼滿了，噯，我的好朋友……並且，您知道嗎，那個海地郵票，我相

信我也將會得着的……（非常高興。）看啊！看啊！這一張完全貼滿了……完全滿了

呢……並且都是些了不起的票子……（他合上了貼郵票簿，嘆了一口氣。）啊！我的

上帝！

書記 您覺得不好過嗎？

摩松 不。我在鮑爾都有些小小討厭的事……

書記 是關於郵票上有些討厭的事嗎！

摩松 不是……（嘆氣。自言自語。）可咀咒的女人們，滾開吧！我真需要這個……（他重

新拿起貼郵票簿。）當我有了那張海地郵票的時候，這一張上就只少三張也一樣地貼滿了……是的……（他合上了郵票簿。）信件中有些什麼東西……啊！這裏是

巴黎來的情報，關於愛梭拜黑女人的和他丈夫的犯案記錄。（門房進場，拿了一張名片。）誰來擾亂我……（看了名片，態度轉溫和。）啊！……（對書記。）您讓我一個

人在這裏好嗎？

書記 是，檢察先生。（他退出。）

摩松 （對門房）請他進來。（他掩藏了貼郵票簿，拿起一本文件，做出用心閱讀的樣子。）

蒙杜柏魯進。

第二場

摩松，蒙杜柏魯。

蒙杜柏魯（帶加斯貢士音） 我方才打法院門口走過，我忽然想起來和您握一下手……至少，我不會擾亂你吧？

摩松（微笑，合上了文件。） 您知道，我親愛的議員，一個檢察常常是很忙的……但是不時接見一位有趣的客人是可以休息一下而有好處的……請坐吧，我懇求您……我懇求您……

蒙杜柏魯 我只停一分鐘。

摩松 那樣我就不高興你了……

蒙杜柏魯 有什麼消息嗎，關於依利沙利的案件？

摩松 一直到現在，什麼都沒有。我已經訊問過被告了……他一臉鬼相而又辯護得很壞。

他一切都否認了，而且咆哮着。我得叫人將他帶進監牢裏去而什麼口供都沒有得着。

蒙杜柏魯 你是否很確實地覺得是拿住了真正的兇手呢？

摩松 確實地嗎……不，但是我會很驚奇，假使我會弄錯了。

蒙杜柏魯 我昨天看到了特綠莫，他病倒好些了……

摩松 我知道。在他看起來，兇手乃是個流浪者……這兒我告訴你，我親愛的議員，我們當

檢察的人的一種錯處……就是非常困難使得我們放棄一開始跑進腦子中來的意

見。我自己異常當心地來防備這職務上的缺陷。我將審問愛梭拜黑，我在等待着警察

署調查的結果……假使一切這些都沒有結果，那我將放他自由，而另外到別的地方

去尋找……但是，我重覆地對您說，我相信這個線索是不錯的。

蒙杜柏魯 特綠莫是一位老檢察很有卓見，而我也對您隱瞞他所對我說的理由……

摩松 我知道我的同僚是很精幹的。並且我再說一次，我並沒有說他是錯了……我們看

着吧……我現在只有道德上的確信。而關於物質上的確信則要在我知道了被告以前的一切才可以有，而我那時將確實地尋找出使他行凶的動機。當您進來的時候，我正預備拆讀我的信件。這裏就是一封波城法庭來的信，這是被告的犯案紀錄。（他拿了一柄裁紙刀來拆開信封。）

蒙杜柏魯 您倒有一把奇怪的裁紙刀……

摩松 這個……這就是那把戳死鮑爾都的都羅利美人的刀片……這是一把武器，噯？

……我曾叫人將之配成一把裁紙刀了……（他拆開信封）這裏……正是這個……因了傷害罪而受了四次判決。你看吧……

蒙杜柏魯 嚇，嚇……四次判罪……

摩松 這已經很可觀了……並且，我什麼都沒有忽略過。我知道他的妻子，耶納泰·愛梭

拜黑……

蒙杜柏魯 是否那位我剛才在走廊中看見的那位青年女子？

摩松 是的我將她傳來做見證的。我馬上就要訊問她了。

蒙杜柏魯 她的神氣倒好像是一個很誠實的婦人樣的。

摩松 這是可能的。我剛才對您說，我知道她在結婚之前曾居住在巴黎過。我曾叫人去調查了。這裏就是這個報告來了。（他拆開信封微笑。）好啊！這位有着一個很誠實的婦人樣子的就會因了收藏贓物而受過一個月牢獄的判決……我們現在要來聽這位警官的報告了，我會委託他去調查，而他今天晚上就要草正式報告的……我會知道……

蒙杜柏魯 您以為他會給您什麼新消息嗎？

摩松 您很關心這個嗎？……我將當着您的面來接見他。（他走到門口做了一個手勢。而重新回來坐下。）注意着我並沒有承認什麼……也許我的同僚比我更看得正確一些，這是很可能的……

警長進場。

第三場

同人，警長。

警長 早安，檢察先生。

摩松 早安，我的警長……你可以在這位先生面前說話。

警長（致敬禮） 議員先生……

摩松 怎樣啊？

警長 有了就是他……

摩松（對蒙杜柏魯看了一眼後） 別這樣地快啊。你根據什麼來這樣認定……

警長 你看着吧。一開始，他就已經有過四次判罪。

摩松 我知道。

警長 次之，在十五年前他曾向死者高耶箕老頭買了一塊葡萄田，說明在高耶箕老頭活

着的時候，每年給他以租金。

摩松 好。

警長 他曾埋怨做了一件很壞的交易，而視高耶箕老頭爲騙子。

摩松 好極了。

警長 五年之前，他又將這塊田賣掉了。

摩松 那末，自從五年以來他仍然是每年給死者以租金，雖然這塊田已經不復屬他所有。

警長 是的，檢察先生。

摩松 繼續下去啊。

警長 在他被逮捕而後，街頭巷尾便都議論紛紛了。鄰舍們都在說話。

摩松 這總是這樣的。

警長 我曾聽到一個見證，格拉息奧絲·芒底奧納女兒，愛梭拜黑曾對她說過：『這委實

是討厭的，一定得拿錢給這老東西。』

摩松 等着……您說是格拉息奧絲什麼？

警長 芒底奧納。

摩松（寫着） 『芒底奧納……這委實討厭……錢，給這老東西。』很好，這個……以後呢？

警長 我另外還有一個見證，皮亞雷·阿道拉……

摩松（寫着） 『皮亞雷·阿道拉……』

警長 愛梭拜黑在大約兩個月以前，談起高耶箕老頭的時候，曾對他說過：『這是不可能的……閻王許是將他忘了。』

摩松（寫着） 『閻王許是將他忘了。』很好。這是您所知道的一切嗎？

警長 差不多是一切所知道的，檢察先生。

摩松 在什麼時候愛梭拜黑應該付給高耶箕老頭以本年的租金？

警長 升天節後的第八天。

摩松 這就是說犯案後的第八天？

警長 是的，檢察先生。

摩松（對蒙杜柏魯） 很奇特的符合啊……（對警長）愛梭拜黑的手頭那時寬裕吧？

警長 他一向是很拮据的。三個月以前他曾向毛樓翁的一個肥料商人借了八百佛郎。

摩松 那些鄰舍們說些什麼呢？

警長 他們說愛梭拜黑態度一向不坦白而又吝嗇，而他們知道了是他動手行兇的時候也毫不驚奇。舉個例吧，他們就都對他的妻子耶納泰·愛梭拜黑很具好感。他們都稱之為模範的主婦和母親。

摩松 有多少孩子？

警長 兩個……喬治和……另外一個叫什麼名字我可記不起來了。

摩松 這婦人的貞操呢？

警長 沒有可爭議的。

摩松 這很好。

警長 我忘了……我手下的人，那個曾參加逮捕的，他對我說愛梭拜黑看到他到了的時候，會對他的妻子說：『我被捉住了。』

摩松 『我被捉住了』……這是很重要的，這個……

警長 而他也曾用巴斯克話對他的妻子說：『無論如何，別承認我昨天夜裏曾經出門。』

摩松 他是在警察面前說這句話的嗎……

警長 不是的，檢察先生……警察那個時候立在外邊……在一扇開了的窗子旁邊。愛梭拜黑看不到他。

摩松 您將來提起這個人來啊。

警長 是的，檢察先生……還有那個爲被告辯護的見證……白利特……

摩松 啊！是的……我曾看到他在您面前的供狀……這沒有什麼重要。最後……假使他在這兒的話，我也會見他的……我謝謝您……那末，您去替我草一篇很詳細的報告，

而將見證們的說話都引了進去。

警長 是的，檢察先生。（致敬禮。他退場。）

第四場

摩松，蒙杜柏魯。

蒙杜柏魯 特綠莫真是一個癡子。

摩松（笑着）這可不是我在這樣說，我親愛的議員……

蒙杜柏魯 這是可羨慕的，您這個猜判事件的能力……

摩松 可羨慕嗎……不。我老實對你說……

蒙杜柏魯 到底，您怎樣會疑心這個愛梭拜黑的呢……

摩松 您知道，議員先生，這裏有着職業上的特殊技能在着。去尋找一個罪犯，這是一件藝

術呢。我的意思是說一個有本事的檢察官其被事實本身所領導者常少於被一種靈

覺之指示。

蒙杜柏魯 這是可羨慕的。我重覆地說，這是可羨慕的……而這位被告的證人呢？

摩松 這該是一個假的見證。

蒙杜柏魯 什麼事會使得您這樣相信的呢？

摩松 既然他控告波希米亞人……並且，他又是和愛梭拜黑有事業上的關係的。您知道，巴斯克人現在還有些將我們看作是敵人，是戰勝者，而不相信對我們發假誓會受到神罰。

蒙杜柏魯 那末，您從來沒有願意接收您的前任者的假說……

摩松 這些流浪者……這些可憐的人……我知道您是怎樣地愛護這些窮漢的，議員先生，而我也就和您一樣地想法，而不願意專門將我的疑慮加在這班可憐的人身上，這班沒有居所和沒有麵包的人們。

蒙杜柏魯 勇敢啊！我很高興看到您不僅是一位很能幹的檢察，而同時您卻傳佈着和我

一樣的政治意見……

摩松 我太榮幸了……

蒙杜柏魯 我希望從此巴斯克報紙會停止對您的攻擊了……

摩松 我倒不相信……

蒙杜柏魯 行了吧！……

摩松 您要怎樣呢，議員先生！這個報紙是您的政敵，而我卻毫不遲疑地在贊助您的候選資格，他們是會因我的公民的意見來攻擊我的法官之職務的……

蒙杜柏魯 我真高興得發昏了……我以整個的心靈來感謝您，我親愛的朋友……繼續着吧……但是，不是嗎……得謹慎些啊……司法部長前天還對我說：『我靠着您來避免在你的選舉區中的一切困難……不得有醜事發生！尤其是不得有醜事發生！』我應該對您說過琴納在這個時候是非常受攻擊的……

摩松 您和司法部長先生也是非常要好的……

蒙杜柏魯（做了一下姿勢而後，淡淡地說） 我們以前是同一縣的。

摩松 我懂得……

蒙杜柏魯 啊，我想起了，請你告訴我，你的檢察長是什麼樣的人？

摩松 滑格雷先生嗎……

蒙杜柏魯 是的……

摩松 我的上帝……他是一位很負責任，並且很認真的法官。

蒙杜柏魯 不是這點，我的意思是說在政治方面……

摩松 您卻不能怪他，我親愛的議員，他正是極端地與我們相反……至少您不致於相信

他是一個壞人吧……

蒙杜柏魯 他的心地非常狹窄。（從一些時候起，他注視着摩松的寫字台上。）我剛正在

您台子上看到拉巴絲提特的文件……在這件案子中，他的錯處是很輕的……我很

認識拉巴絲提特，他是我的最好的選舉人之一，我敢斷言他是不會做人家控告他的

那些事件的……我也曾經對滑格雷先生說起過，但是我看到他卻仍然是要辦他的罪。

摩松 我對您只能承擔一件事，我親愛的議員，這就是說，我將特別當心地來檢閱拉巴絲提特的文件。

蒙杜柏魯 我親愛的朋友，我太於尊敬您了，所以我不便再向你多多要求……走吧！我不願意使得您費去您的時間……鼓起勇氣來辦啊……

摩松 再見吧。（議員退場。他自語。）我相信我們的議員對於我不會有太壞的意見吧……（微笑着）好在是我有慧眼來疑心愛梭拜黑……現在是只要使得他統統招供出來，愈快愈好……

門房進，手裏拿着一個電報。

摩松 我的電報嗎？

門房 是的。檢察先生。

摩松 給我好的。(門房出他讀着)『狄婀娜已入獄。昨日事件之文札已寄全國總檢察長。——劉息安。』我現在可糟了，我……(靜默。在屋內走來走去)啊！這些可咀咒的女人們……(靜默)算了吧！應得工作呢。(他走向後方之門口，叫他的書記)卜諾滑……

第五場

摩松，書記，以後白利特。

摩松(坐着，以一捲文件給其書記) 替拉巴絲提特預備一個不受理的處置和立刻恢復其自由的命令……您在我訊問的時候做這個好了……去啊，開始啊！現在已經是兩點鐘了，而我們什麼都還沒有做……趕快些啊……嚇……您等待着什麼呢……將見證的名單給我……見證的名單……您不懂得嗎……您今天怎樣了……好的……那末！替我叫被告見證這個寶貝來，庶幾我們可以了結了他……愛梭拜黑在這

裏嗎？

書記 在這裏，檢察先生……

摩松 他的妻子也在嗎？

書記 也在，檢察先生……

摩松 去吧！……您爲什麼這樣地看着我呢？……去叫他來……

書記 叫誰來啊，愛梭拜黑嗎？……

摩松 唉，不是……被告見證……被——告——見——證：您聽到了嗎？……

書記（出外，大怒） 白利特！……來啊，白利特！您聾了嗎？……進來……（粗暴地）趕快

些！

白利特進。

白利特 檢察先生，我來對你說……

摩松 住嘴。等到有人問你的時候你再開口。你的姓名，年齡，職業，住址。

白利特 白利特，約翰·比愛羅，三十八歲，製造草鞋的商人，住把依高里。

摩松（一口氣說。） 你得發誓說真話，只說真話。你得說：我發誓。你既不是被告的親戚，也不是他的同黨，你不在他的手下做事，而他也不在你手下做事。（對書記。）他說了嗎：

『我發誓。』

書記 說了，檢察先生。

摩松（對白利特） 說吧。（靜默。）來啊，說啊……

白利特 我等待人家盤問我

摩松 方才，就沒有法子使得你住嘴；而現在我叫你開口，你卻找不到什麼說的了。什麼利益使得你來替愛梭拜黑辯護？

白利特 什麼利益？

摩松 是啊……你不懂得法文嗎？

白利特 懂得的，先生……但是……什麼利益也沒有……

摩松 什麼都沒有……這是真的嗎……？ 嗯……：什麼都沒有……：好吧，我很願意相信你。（很嚴厲地。）可是，我得提醒你刑法第三百六十一條懲罰假的見證以監禁罪。現在你知道不說真話你將受到怎樣的處置了，我聽着你。

白利特（不知所措地） 我是來對您說高耶箕老兒是被波希米亞人所殺死的，他們是從山上下來的，而已經走過邊界去了。

摩松 你很有把握嗎？

白利特 我這樣猜想。

摩松 你並不是到這裏來供給些猜想的，對我說些你所看見的或是聽到的。這是我們所要問你的一切……

白利特 可是什麼時候我們都可以碰到，這些波希米亞人……：有一天，他們就還會搶劫了一家烟紙店。他們一共是三個人。兩個人會走進了店裏……：因為得對您說他們在白天已經看準這些地方了。

摩松 你是到這裏來玩弄司法的嗎？

白利特 我嗎……可是，先生……

摩松 我問你，你是否到這裏來玩弄司法的。

白利特 不是，先生。

摩松 你是對的，因為像這樣是行不通的；你聽到嗎……你聽到了嗎？

白利特 聽到了，先生。

摩松 這些是統統你所要說的了把？

白利特 不是，先生。

摩松 那末說啊，嚇！使我白費我的時間啊……你以為我除了聽你的袒護被告的話而

外就沒有別的事做了嗎……來啊，說吧……

白利特 是這樣的……升天節的後一天……那是，星期一……不是星期五……

摩松 到底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五？

白利特 星期五……這就和星期一是一樣的，既然是節日後的一天……這就是說高耶

箕老頭被暗殺的那天，我曾看到有一批波希米亞人從他家裏走出來……

摩松 那末，你那時是在這屋子的附近了……

白利特 不是，我正在路上走過……

摩松 他們曾將門關上了嗎？

白利特 我不知道，先生。

摩松 那末，你爲什麼說看見他們從屋子裏出來呢……

白利特 我會看見他們從屋子前面的廣場裏走了出來的……

摩松 以後呢？

白利特 以後沒有什麼了。

摩松（倒在他的太師椅上） 而就是爲了這個你來打擾我的嗎？
嗯？
回答啊？
就是爲了這

個嗎？

白利特 但是，先生……我請您原諒我……我總以為……我請您原諒……

摩松 等着……這些波希米亞人，他們一共是幾個……好好地回想一下啊……別弄錯

了……

白利特 五個。

摩松 你決得定是五個嗎？

白利特 決得定，先生。

摩松 好……好！好！你以前在警察前面，不是說他們一共是五個或是六個的嗎？那末你在這件事發生後的一個月倒比你當天還清楚了……反之，你毫不知道這件事倒底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五發生的，你也不知道波希米亞人倒底是從屋子裏出來，或是僅僅在場子上走過。（嚴厲地。）告訴我，你認得被告嗎？愛梭拜黑，你認得他嗎？

白利特 認得他，先生……

摩松 你和他有交易的關係嗎？……你以前曾將羊賣給他的嗎？……

白利特 是的，先生……

摩松 這我就够了。去你的吧……

白利特 是的，先生……

摩松 你是該慶幸的，我這樣地就放你走……

白利特 是的，先生……

摩松 將來，在要求在一件案子裏當被告見證的以前，我勸告你多多考慮一下……

白利特 這點我倒可以放心，先生；我發誓再不會幹這種事了……

摩松 簽一下你的訊問詞再出去。假使沒有許多像你這壞子樣的纏糾不清，那末人們也會少有些機會來埋怨司法的猶疑不決和遷延時日了，這些缺點本來牠是不該負責

的……

白利特 是的，先生。

摩松（對書記） 替我叫愛梭拜黑進來。

書記（立刻又走了回來） 檢察先生……

摩松 有什麼事？

書記 律師普拉加……

摩松 他在這裏嗎？

書記 是的，檢察先生。他想在訊問之前見見您。

摩松 那末，好請他進來，嗯，您等着什麼呢……去您的……您等我叫被告的時候再來好了。

書記出。普拉加律師進。

第六場

摩松，普拉加律師。

摩松 早安，親愛的朋友……您身體好嗎？

普拉加 很好……您也很好嗎，親愛的朋友……昨天我在大劇場裏曾瞥見了您，您那時候正陪着一位很美麗的人兒呢……

摩松 是的，實在是這樣……我……

普拉加 我請您原諒……關於愛梭拜黑案件，我想對您說一句話……

摩松 假使您這個時候有空，我們就立刻開始訊問好了。

普拉加 這就是因為……我一點工夫也沒有……

摩松 那末您願意我們將這件事放到明天再問吧？

普拉加 那倒不必。我剛和被告談過……這件故事一些興趣也沒有……他老是否認……否認……而什麼別的話也沒有。他還接受不要我列場的訊問呢。（笑着）並且，我也不瞞您說，我親愛的朋友，我曾經勸告他堅持着這個辦法……走吧，再見吧……假使他以後要求一個律師的時候，請您告知我，我會差一位秘書來的……

摩松 就這樣好了——一會兒見……一會兒見……

他回到寫字台旁。書記及愛梭拜黑進，這後者由兩個警察保護着。

第七場

摩松，書記，愛梭拜黑。

書記 走近點。

摩松（對書記） 書記，記錄着。（很快地，口齒不十分清楚。）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等等……在我們之前，檢察摩松，陪審某……等等……愛梭拜黑約翰·比愛羅曾被引至我們的辦公室裏，他第一次的訊問曾由某次記錄所證明……等等……吾人宣稱被告會允諾承受其律師不在場的訊問……（對愛梭拜黑）你接受的，是嗎？

愛梭拜黑 我是沒有罪的。我不需要律師。

摩松 這很好。（又重新很快地。）吾人就聽其如此。是以吾人乃並未中斷而舉行關於愛梭拜黑約翰·比愛羅之訊問如下……（對愛梭拜黑）愛梭拜黑，你第一次受訊問

的時候，你曾經拒絕回答，這在你這方面也許不甚聰明，但是這卻是你的權利。你那個時候很粗暴，我甚至被迫叫你尊重司法。你今天願意說話嗎？

愛梭拜黑（混亂地） 我願意，檢察先生……

摩松 啊！啊！我的硬漢！你現在不十分驕傲了……

愛梭拜黑 是的。我仔細地想過了。我要趕快從這裏出去……

摩松 那末在我這方面，我也只希望讓你自由……現在我們很說得攏來。希望這情形會繼續下去。你可以坐下。首先，我勸你放棄那個將罪卸在一羣波希米亞人身上的方法……那個叫做白利特的，就是和你有交易關係的，我曾經，無疑地是受了你的主使，嘗試着想叫我們接收這一點……我告訴你，他是沒有能够成功的。

愛梭拜黑 我不知道白利特會對您說些什麼話……

摩松 啊！你也不贊成他嗎？這就很好了。來吧！你是比我以前所想像的還要聰明。是否是你暗殺了高耶箕老頭的呢？

愛梭拜黑 不是，先生……

摩松 你對於他的死是有利益的嗎？

愛梭拜黑 沒有，先生……

摩松 啊！真的嗎……我倒以為你得每年還他的租金的……

愛梭拜黑（遲疑一刻後） 是的，先生……

摩松 那末，他的死是對你有利的了？（靜默。） 嗯……你不回答嗎……繼續着吧。你曾經

對一個證人……格拉息奧絲·芒底奧納女兒說過：『這委實是很討厭的，得一定拿

錢給這老東西。』

愛梭拜黑（沒有自信地） 這不是真的。

摩松 這不是真的……那末證人是在說謊了…… 嗯……

愛梭拜黑 我不知道……

摩松 你不知道……（靜默。） 你會覺得高耶箕老頭活得太久了？

愛梭拜黑 沒有，先生……

摩松 沒有，先生……那末，你爲什麼曾經對另一個證人，叫做皮亞雷·阿道拉的說……爲什麼你曾在談起你的債主的時候對他說：『這是不可能的，閻王許是將他忘了。』

愛梭拜黑 我沒有說這話……

摩松 你沒有說這話……他也是在說謊，這個見證……回答啊……他在說謊嗎……

（靜默。）你不回答……你做得也不錯……去吧，愛梭拜黑，你爲什麼老是堅持着你的否認呢？難道一切都還不明白？你很吝嗇，好利，貪得……

愛梭拜黑 得很辛苦地才得賺錢活命啊。

摩松 你很粗莽……你時常醉飲，那末，你就變成很危險了。你曾經因了傷害罪而受過四次判罪……你對於行兇是慣了的……難道真情還不顯然嗎？你已經倦於每年付給這個老頭子以一筆巨款，你的田已經轉賣出去了。今年的限期已近，而你那時正是很拮据；你會覺得高耶箕老頭活得太於長久；於是你就暗殺了他……這都是顯然若見

的……！ 嗯……這是真的嗎？

愛梭拜黑（逐漸恢復其精力） 我沒有暗殺了他。

摩松 別在字眼上用工夫啊……你曾經給錢叫人殺了他的嗎？

愛梭拜黑 我對他的死委實一些關係也沒有。您自己方才還說我一向很拮据。那末我又怎樣能夠給錢人家來害他呢？

摩松 那末，是你自己動手的了……

愛梭拜黑 這是沒有的事……

摩松 聽着啊，愛梭拜黑……你總有一天會招供的……現在你已經辯得沒有什麼力量了……

愛梭拜黑 假使我大聲叫着，您又會說我在裝假……

摩松 我對你說，你遲早會走入招供的路上。你現在已經承認那些對你有嚴重結果的事實了……

愛梭拜黑 這些是實情；我所以會承認而沒有顧到結果……

摩松 但是你是應該顧慮到的，這些結果；因為牠們能夠對你非常不利的……

愛梭拜黑 我不懼怕死。

摩松 別人家的死……

愛梭拜黑 我自己的死也不怕。

摩松 那更好。但是你是巴斯克人，你是天主教徒。死後還有地獄的啊……

愛梭拜黑 我既然沒有做什麼壞事，我不懼怕地獄。

摩松 還有落在你孩子們頭上的不名譽呢……你很愛憐他們的，你的孩子……是嗎？

……他們在問你的消息……他們愛你……因為他們還不知道……

愛梭拜黑（忽然大哭）我可憐的孩子們……我可憐的孩子們……

摩松 靜些吧！一切善良的情感在你心上還沒有完全消失……相信我啊，愛梭拜黑，陪審

員們會想到你的招供，想到你的悔過的……——你也許能夠免去極刑……你還年

青……你前面有很多年數可以抵償你的罪惡……你可以獲得特赦，而也許能夠重新看到你的孩子，他們將會原諒你的……相信我啊，相信我啊……這是你自身的利益，招供吧……（在說着上面這些話的時候，摩松逐漸走近了他……他將一隻手放在愛梭拜黑的肩頭上面……他很慈善地繼續着。）那末這是真的嗎……假使你不能說話的時候，就只做一個「是」的姿勢也行……恩？這是真的嗎……既然我知道這是真的……恩？我聽不到你說些什麼……這是你嗎，是的嗎……這是你……

愛梭拜黑（還在哭着）這不是我，先生！我對您發誓說這不是我……我對您發誓……摩松（重新很嚴厲地，回到他的座位上）嚇！你卻用不到發誓……你只要對我說實話就行了。

愛梭拜黑 我已經說了實話了……我已經說了……我總不能夠對您說這是我，既然這並不是我所做的！

摩松 去吧！我們今天什麼也得不到。（對書記）對他念一遍他的訊問詞，叫人將他帶到

監牢裏去……等着愛梭拜黑，

愛梭拜黑 先生？

摩松 倒有一個方法可以證明你的無罪，既然你自言是沒罪的。你只要隨使用什麼方法來證明犯案那天晚上你沒有在依利沙利，我就可以放你自由……那個時候你在什麼地方？

愛梭拜黑 那時我在什麼地方？

摩松 是的。我問你在升天節的晚上你在什麼地方。你是在家裏的嗎？

愛梭拜黑 是的。

摩松 這是當真的嗎？

愛梭拜黑 真的。

摩松（站了起來，神氣十足，手指載着愛梭拜黑） 那末愛梭拜黑，就是這個使得你受判決了。我，我卻知道你是出去了。當人們逮捕你的時候，你會對你的妻子說：『無論如

何，別承認我昨天夜裏曾經出門。『嚇，得對你統統說了吧。有人曾經看到你。這是一個女僕人。她會對警察說，怎樣在夜裏十點鐘，她和她在一起跳舞的意奧地青年男子分手的時候，她曾在你的屋子外數百米突的地方碰到你。那末……』

愛梭拜黑 這是真的……我曾經出了門的。

摩松（勝利地）啊！好的！我的好漢，真不容易使得你招出一些話來呢……可是，這在你的臉上就看得出，當你說謊的時候，這是看得出的！我在你的臉上看到就似乎是那上面寫着這樣大的大字樣的……證據就是並沒有什麼見證對我說看到你出去，也不是你的女僕，也不是別的人，可是，我卻敢以我的頭顱來擔保……好吧！從剛才起，我們已經走近了一些路了。（對書記）你曾經將他的第一次的招供好好地記錄下來了吧？……好……（對愛梭拜黑）你且休息一下……我們將繼續着這小小的談話呢……（他摩擦着雙手，走向壁爐旁，倒了一杯酒，吞飲了下去，嘆了一口滿意的氣，而重新坐到他的椅子上。）

第一警察（對其同伴）——真是一個狡猾的人，這個檢察……

第二警察——你說得對。

摩松——繼續着吧……當你在這裏的時候，統統招供了吧，招啊……這些好好警察們都想去吃飯了……（警察、書記及摩松都笑）你招嗎？不嗎……那末，告訴我你爲什麼剛才說你是跌在家裏的？

愛梭拜黑——因爲我曾經對警察這樣說過，所以我不願意反駁我自己的話。

摩松——那末你爲什麼要這樣對警察說呢？

愛梭拜黑——因爲我相信警察來捉我是爲了私販的緣故。

摩松——好。那末，那天晚上你沒有到依利沙利去嗎？

愛梭拜黑——沒有。

摩松——你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呢？

愛梭拜黑——到山上去尋找一匹前夜失去的馬，牠是從我們由西班牙運來的馬羣中逃逸

了的。

摩松 好很好……這倒想得不錯……這倒可以說得過……你曾是出去尋找一匹失落
在山上的馬，一匹前晚從你私運進來的馬羣中逃逸去的馬……這很完全……假使
這是真的話……那末很快地你就可以被釋放了。爲了這點，你只需對我說這匹馬你
是賣給誰的；我們會去找到這個買主，而假使他證實了你的話，我馬上就簽釋放你自
由的命令。你是賣給誰的？

愛梭拜黑 我並沒有賣掉牠。

摩松 那末你是將牠送給人家了……你會將牠做些什麼了呢？

愛梭拜黑 沒有……我沒有尋找着牠……

摩松 啊！你沒有尋找着牠……魔鬼這就不太好了……倒底我們且來找些別的證據
……你不是單單一個人到山上去的吧？

愛梭拜黑 是的，單單一個人。

摩松 這不是運氣啊……以後，你看到嗎，得帶一個同伴才行呢。你在外面停留得很久嗎？

愛梭拜黑 整整一夜。我是早上五點鐘回家的。

摩松 這很長啊。

愛梭拜黑 我們並不富有，而一匹馬卻值許多錢呢。

摩松 好。但是你整夜在山上總不會沒碰到一個人，牧者，或是稅關上的人吧……

愛梭拜黑 那時候正是大雨傾盆。

摩松 那末，你沒有碰到一個人嗎？

愛梭拜黑 沒有。

摩松 我倒懷疑着。（不高興的譴責聲調，帶着裝作的憐憫。）告訴我，愛梭拜黑，你是否當

陪審員們是呆子（靜默）那末，這就是你所想像出來的一切嗎，我可憐的朋友……

我方才還說你很聰明……我現在可要收回這個字眼了……你在這裏所敘述的，簡

直是站着說夢話……一個八歲的小孩子也會想得出好些的來……這可笑得很，我

對你說……可笑得很……陪審員們會聳起了肩頭，當他們聽到了這個的時候……整整一夜在外面，又落着傾盆大雨，來尋找一匹馬，而又沒有找到……又沒有碰到一個活人……或是牧者，或是稅吏。你到早晨五點鐘才回家……可是這節季已經是天亮了……天亮得久了……可是，誰都沒有看到你，而你也沒有看見誰……大家都變成瞎子了……噫？那時曾發生了一件奇蹟，使大家都變成了瞎子了，這天晚上……你不會這樣說吧？不嗎……爲什麼……這就和你的故事一樣地是可信的……大家都不是瞎子（書記忍不住笑。警察們也學着他笑）你看着你的辯護方法值些什麼吧：牠使得警察們和我的書記在發笑了。你不承認你的新的辯護方法是可笑的嗎？

愛梭拜黑（不知所措，低聲地） 我不知道，我……

摩松 假使你不知道，我們卻知道，我們……算了……我，我卻沒有忠告可以給你……你

在開庭的時候再重覆說着這番話吧，你會看到牠們所生的效果的……但是你爲什麼不招供呢？爲什麼不招供呢？……我真不懂得你的頑強……我重覆地說，我真不懂

得……

愛梭拜黑 但是，假使這本來不是我，是否我還得說這是我呢？

摩松 那末，你還堅持着你的幽靈馬的故事嗎……你堅持嗎？

愛梭拜黑 是否我知道！是否我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我最好是一句話也不說……一切我所說的都變成攻擊我的了！

摩松 那是因爲你在假造太於玄渺的故事……那是因爲你相信我笨得會我本來還利害，而竟會以你這樣可笑的杜撰爲真的。我倒高興些你的第一個方法；至少，你還有二個人做你的見證，當然，這是兩個沒有大價值的見證，可是到底是兩個見證啊……你卻要改變方法，這自是你的權利……那末，就繼續着失馬的故事吧……

愛梭拜黑 那末……

很長的靜默。

摩松 說啊……隨便你怎樣說啊……

愛梭拜黑（單調的聲浪，遲疑地，看着書記，就似乎是想在他的眼睛中看出應該怎樣回答。） 好吧……我對您說好了，先生……您是對的……方才的故事是假造的……我並沒有到山上去……我一開頭所說的才是真情……我並沒有出門……方才，我是完全昏了……起初，我是這樣地懼怕着您；我一切都否認了，即使是真的事實，後來，當您對我說，我已不知道您對我說的是些什麼了……可是我卻明知是我沒有罪的……天知道，我方才就幾乎想承認自己是有罪的，而好使得您讓我安靜些……我說的是些什麼啊……我可不知道了……啊！是的……當您對我說……說着這些我已經忘了的事，我覺得似乎還是承認曾出門的好……我就說了謊了……（誠懇地）但是，我對您發誓的是我並沒有罪……這個，我對您發誓……

摩松 我重覆地對你說，我也只希望能夠相信你。這一次那末是定規的了，你是默在家裏的……

愛梭拜黑 是的，先生。

摩松 我們現在要訊問你的妻子了。你沒有別的證據要提出來了嗎？

愛梭拜黑 沒有了，先生。

摩松 這很好。將被告帶下去……但是在院裏等着。我或許馬上要他來和他妻子對供。他的訊問並沒有完結。

警察帶愛梭拜黑下。

第八場

摩松，書記。

摩松（對書記） 怎樣的壞人啊，嗯……您可以將他當場捉住，手裏拿着刀，而他還會說這不是真的……！他是一個很狡滑的人，您知道他辯護得非常好呢……！

書記 有一個時候，我曾經相信檢察先生已經成功了……！

摩松 是我對他提起他孩子們的時候嗎？

書記 是的。這使得他眼睛裏有了眼淚……這個會使得您想招供，即使您明知道什麼也沒有做。

摩松 不是嗎……啊，假使我的頭不痛！（靜默）我做了一件笨事了。

書記 噢！檢察先生！

摩松 真是的呢。我不該指示他的新造故事之不近情理……這故事是這樣的荒唐，牠是會出賣了他的頭顱的……而現在，假使他繼續着說沒有出門……假使他的女僕堅持着；假使他的妻子也這樣說，這就有什麼可以使得陪審員們的心裏懷疑起來了……他很明白地懂得這點了，這強盜！他很明白地覺得在二個方法之中，第一個是最好的了……倒是我被上當了，我勇敢的卜諾滑……（對自己說）得補償這個才行。考慮一下啊……愛梭拜黑是暗殺的主犯，這是沒有疑義的。我對這點非常有把握，就似乎我當時在場是一樣的。所以在犯案的那一天夜裏他並沒有在他家裏，而他的妻子是知道的……在他方才那樣的猶疑而後，假使我能够使得他的女人招供出他一

直到天亮都沒有回家，那我們就回到那個可笑的失馬的故事上來了，那我就再次地親自捉住他的謊話而我就成功了……好吧！現在是得『處理』這好好婦人而從她處得出實情來，假使我不成功那就真該倒霉了。（對書記）我將那個從巴黎來的關於愛梭拜黑女人的警署情報放到那裏去了？

書記 在文件夾裏面。

摩松 是的……在這裏了……她犯案的札錄。文件第二號，一個月的監禁……收藏贓物……這很好……叫她進來。

書記（走向門邊叫）耶納泰·愛梭拜黑！

耶納泰進。

第九場

摩松，書記，耶納泰。

摩松 走近些……太太，我不叫你發誓，只爲你是被告的妻子。但我卻非常迫切地要求你說真話。我預先通知你，在你這方面的一句謊話，是會迫着我控告你同你的丈夫同謀，而立刻舉行你的逮捕的。

耶納泰 我不怕。我不會是我丈夫的同謀，只因我的丈夫是沒有罪的。

摩松 這可不是我的意見。我還添着說：我相信你對這案件所知道的事比你不願告訴司法的還要多。

耶納泰 我！但是這簡直是件不名譽的事……

摩松 得了！得了！別叫啊。我並不說你會直接參加暗殺。我說很可能地你知道這件事，或者也會供獻給他以意見而曾經在這件事上享受到利益。這就够使你在刑庭中坐到你丈夫的旁邊去了。從你對我的回答之誠實上，是決定着我對你的待遇的，而依照着你是否說謊，我會將你逮捕或是讓你自由。你將來可別說我沒有預先通知你吧？現在，請你告訴我，是否你還是堅持着你第一次的說法，承認愛梭拜黑在升天節後一天的

夜裏是在家中過的。

耶納泰 我堅持。

摩松 那才好！這是假的！

耶納泰（激動地） 高耶箕老頭被暗殺的那夜，我的丈夫沒有離開家裏。

摩松 我對你說，這是假的。

耶納泰（仍然很激動） 高耶箕老頭被暗殺的那夜，我的丈夫沒有離開家裏。

摩松 你真頑固，你老是重覆同樣的說話。

耶納泰 是的，我將重覆着同樣的說話。

摩松 那末我們且來考察一下你這見證的價值。自從你們的結婚後十年以來，你的操行

是沒有可訾議的。你很會做人家，忠貞，很會操作，又很公正……

耶納泰 那末？

摩松 等着啊。你有兩個極端愛護的孩子。你是一個善良的母親。人們並且還傳說着你那

個差不多是英雄氣概的看護，當你的大兒子生病的時候……我相信是那個叫做喬

治的……

耶納泰 是的，喬治……但是這些和對我丈夫的被控又有什麼關係呢？

摩松 耐心些啊。你馬上就會看到了。

耶納泰 看着吧。

摩松 你能够這樣尤其應得贊美，因為你的丈夫，他卻沒有給這些同樣的善德之例子。他
有時候會吃得爛醉。

耶納泰 不。

摩松 算了吧……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很粗暴。

耶納泰 他並不粗暴。

摩松 這是這樣地真實，他就會因了傷害罪而受過四次判罪。

耶納泰 這也許是可能的：過節氣的晚上，常常是有吵嘴的。並且這已是很久的事了。現在

他變得好多了，而我同着他是很幸福的。

摩松 這倒使我驚異……

耶納泰 總之，難道這個會證明他曾暗殺了高耶箕老頭？

摩松 你的丈夫很吝嗇。

耶納泰 窮人們是被迫着要吝嗇的，否則他們就得餓死。

摩松 你倒替他辯護得很好。

耶納泰 難道您以為我會控告他嗎？

摩松 你永沒有吃過官司嗎？

耶納泰（吃驚地） 我嗎？

摩松 是的，你。

耶納泰（沒有氣力地） 沒有，我從來沒有受過判罪。

摩松 這倒奇怪。可是卻有一個叫做你的名字的女人在巴黎因了收藏贓物而坐了一個

月的牢獄。

耶納泰（沒有勇氣地） 因了收藏贓物……

摩松 你現在已經不大自信了。你已經驚惶失措了……

耶納泰（仍然喪氣地）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摩松 你的血色全沒有了，你在發抖……你會昏倒了的……拿一張椅子給她，卜諾滑

（書記照做了。）靜靜神吧……

耶納泰 我的上帝！您是知道這個的嗎！

摩松 這裏就是他們給我轉來的報告：『耶納泰某曾經在十六歲的時候被送到巴黎在

M家當使女，其後曾隨其主人到聖瓊特留斯的別墅中。』這是確實的嗎。

耶納泰 是的。

摩松 我繼續着：『在耶納泰及年二十三歲的M小主人中間很快就發生了關係。二年

以後，M子從他父親處竊取了八千佛郎，而一對情人共同私逃出奔。由於M父親之控

告，耶納泰乃被逮捕而因受藏贓物判決了一個月的監禁。在監禁期滿而後，她就不見了。人們以爲她是回到鄉間去的。『這明明是說的你嗎？』

耶納泰 是的。我的上帝！我以為這是這樣地遙遠了，這樣地被忘記了……一切都是真的，先生，可是十年以來我將我整個生命的一時一刻都犧牲在贖罪，在悔過自新的上面，……先生，方才我曾粗暴地回您的話！我請求您的原諒。您手裏現在不但掌握着我的生命，並且還有我丈夫的生命和我孩子們的榮譽呢……

摩松 你的丈夫不知道嗎……？

耶納泰 他不知道，先生……喔！您不會對他說的吧！我跪着在請求您了……這將是一樁罪案，是的，一樁罪案……聽着我啊……聽我說啊……我那時回到鄉間來，我自己躲藏着……我真願意是死了的……我沒有願意停在巴黎，您明白這是爲了什麼的。後來不久，我失去了我的母親。愛梭拜黑那時愛着我，他迫我和他結婚。我拒絕了他……我曾有勇氣在三年之中都拒絕了他……後來，我是這樣地孤零，這樣地悲傷，而他又

是這樣地不幸，所以我最後是讓步了。我該能統統告訴了他。我曾願意這樣做，但是我沒有能夠。他將會因此而太於痛苦了的。因為他是很好的人，先生，我對您發誓……（看見摩松的一個手勢）是的，是的……有時候，當他喝醉了酒，他是粗暴的。我告訴您吧。我不願意再對您說謊了，先生……但是現在他愈過愈少喝酒了……（哭）喔！願他不知道啊，先生，惟願他不知道啊……他會跑掉了的，他會遺棄我的……他將奪去了我的孩子們。（突叫）啊！他將奪去了我的孩子們的……我不知道怎樣對您說，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您現在對他說起這件事，您知道這會引起怎樣的不幸啊……您不會告訴他吧？當然，我那時是犯了罪的……但是我難道懂得嗎……我難道知道嗎……當我到巴黎去的時候，先生，我還沒有十七歲……我的主人有一個兒子；他差不多是用強力玷污了我的……後來我也愛着他……其後他想帶我同逃，因為他的父母要將他送到遠方去……我做了他所願意的事……這個錢，我卻不知道他是偷來的……我對您發誓，先生，我卻不知道是偷來的。

摩松 這很好，你靜些兒吧。

耶納泰 是的，先生。

摩松 將這件事暫時丟過一邊吧。

耶納泰 是的，先生。

摩松 現在且回到你丈夫的事上來。

耶納泰 是的，先生。

摩松（很誠懇地） 鼓起你一切的勇氣來吧，我可憐的婦人。你的丈夫是有罪的。

耶納泰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

摩松（很誠懇地） 他自己還沒有招供，但是再有一些兒工夫他就會這樣做了。我，我知

道他這夜裏是在外面過了的……有證人對我這樣說過了……

耶納泰 不對，先生……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證人，什麼證人啊？這不是真的。

摩松 但是別什麼頑固啊，這是爲了你本身的利益的……你願意我對你說你這樣的結

果是什麼麼？你會失去了你的丈夫！你堅持着說他曾在家里過夜，我重覆地對你說，你會失掉了他……反之，你若對我說實話，假使他不是凶手，他會告訴我們他曾做了些什麼：他會指出他的同伴來。

耶納泰 他沒有同伴。

摩松 那末他是一個人出去的吗？

耶納泰 是的。

摩松 在晚上十點鐘嗎？

耶納泰 十點鐘。

摩松 他是明天早上五點鐘一個人回來的嗎？

耶納泰 是的，單單一個人。

摩松 也許你和別一夜混在一起了。是否真是升天節那夜他一個人出去的呢？

耶納泰 是的。

摩松 您寫下來了嗎，卜諾滑？

書記 寫下了，檢察先生……

摩松 太太，我知道什麼應當是你的悲傷的，可是我請求你非常注意地聽我說。你的丈夫一向是很拮据的，不是嗎？

耶納泰 不是。

摩松 可是真是拮据呢。

耶納泰 我說不是的。

摩松 證據就在這裏。三個月之前他曾向厄樓翁的一個肥料商人借了八百佛郎。

耶納泰 他從來沒有對我說起過這件事……

摩松 並且，他欠給高耶箕老頭一筆够大的款子……

耶納泰 我從來沒有聽見他說起這個……

摩松 這裏是你丈夫寫的一張認據；這真是他的筆跡吧？

耶納泰 是的，可是我以前卻不知道……

摩松 你不知道這筆債的存在……這又是證實了我所說的話了。你丈夫是到依利沙利去的。

耶納泰 不是的，先生。

摩松 他對你說的是到山上去，但是他卻是到依利沙利去的。

耶納泰 不是的，先生；他對我說一切他做的事。

摩松 你明知道這是不對的，既然你就不知道這筆債的存在。他是到依利沙利去了的……你不相信我嗎？

耶納泰 我相信你，先生。但是他沒有爲了錢而殺死了一個人；這個，這是假的，這是假的，這是假的！

摩松 這是假的！我叫你怎樣會懂得呢？你的丈夫一開始否認一切，盲目地；後來，他接連用了兩種辯護的方法。你自己開始也是用着假的證據。這一切，我重覆對你說，都有害於

他。

耶納泰 這我可不知道，但是我要對您永遠重復說的是他沒有爲錢而殺死一個人。

摩松 那末，什麼呢？……最後，也許他並不像我剛才所想像的那樣有罪。也許他並沒有預

先計劃着去做。也許事實是這樣經過的。愛梭拜黑，有些醉了，跑到高耶箕老頭家請他再等待一些時候付他的欠款。於是在這兩人之間就起了爭論了，高耶箕老頭還是很強健的；也許在他這面前有挑釁的舉動，於是便打起架來了，而其悲慘的結果是你知道的。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你丈夫的境況就完全改變了。他不復是準備去做惡事的罪犯；而對他的判決就會是最最輕的。你看到嗎，太太，你若是能够從他得到完全招供的利益。假使他繼續着否認，我恐怕他會從陪審員方面得到最嚴厲的待遇。他的殺了高耶箕老頭是沒有疑義的。但在什麼情勢之下他殺了他的呢？一切問題便都在這裏了。要堅持着想裝做完全沒有罪的時候，他會使人家相信他比原來的罪更大。你懂得嗎？

耶納泰 我懂得，先生。

摩松 你願意依照着我所指使你的方向去對他說嗎？……你願意我叫他來嗎？

耶納泰 好的，先生。

摩松（對書記） 將被告帶來。對警察們說我不需要他們。

愛梭拜黑進。

第十場

同人，愛梭拜黑。

耶納泰 比愛羅！你來了！是這樣地我重新看到你嗎！我的比愛羅……坐在監獄裏……就

你是一個偷兒似的……我可憐的丈夫……我可憐的丈夫！可是對他們證明您什麼

都沒有做啊……對檢察先生說啊……對他說實話啊……這是最好的辦法。我請求

你，告訴他實話啊。

愛梭拜黑 現在一切都沒有用了。我很覺得自己是完了。一切我所能夠做的，一切我所能

够說的都一些沒有用。我的每一句話都掉轉來攻擊我……檢察希望我是有罪的。在他，我應該是有罪的。那末……你要怎樣呢，我可憐的妻子……我和他反對是勢力不敵的。讓他們願意怎樣就怎樣地處置我吧，我再不說一句話了……

耶納泰 說啊，說啊。這是應該說的，應該替你辯護的。我請你，比愛羅，我請求你，替你自己辯護啊……

愛梭拜黑 有什麼用處呢！

耶納泰 我以您孩子們的名義來請求你……他們還什麼都不知道，但是他們看到我哭的時候也在哭着……因為，你知道，我雖在自己掩藏，我雖在他們前面強制着自己，可是我不能够快活，不是嗎？……那末，像他們這樣地愛我，他們是看得出的。天天都是問話，問話……假使你知道……他們向我問你的消息……安得萊今天早上還對我說：『爸在那裏？你去找他去吧，噯？你去找他去吧？……』我答應了，我就找個機會跑了出來……你看到應該爲你自己辯護的吧，爲了好早早回到他們身邊來……假使你有

什麼事情，一些頂頂小的事情要責備自己的，說出來啊……您有的時候是粗暴的

……那末……我，我不知道……假使您是到依利沙利去的，應該說出來纔好啊……

也許你會和這位可憐鬼起了爭論……假使是這樣的，說出來啊，說出來啊……也許

你們後來打起架來，而你就打死了他……我說這個，我不知道，你明白嗎……但是

檢察先生方才允許了我，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他們不會辦你的罪……或是很輕地

……我的上帝！該對你說些什麼呢？該做些什麼呢？

愛梭拜黑 好吧，你現在也相信我是有罪的了，你也是！說啊！你也相信我犯罪了，你也相信了！

耶納泰 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了……

愛梭拜黑（對摩松） 啊！您又找到這個辦法了，您您又想出這個來了，使我的妻子來磨

難我，這是您慫恿她來對我說起我的孩子們的……我不知道您會對她說了什麼，但是您卻差不多叫她信服我是一個壞人，您希望着她會以我孩子的名義來送我上斷

頭台，因為您知道我非常愛惜他們，而他們就是我的一切……您是對的，也許沒有一個父親會像我這樣地愛着孩子。（對耶納泰）你是知道的，耶納泰！你是知道的！你也知道，雖是我有些缺點，但是我卻是熱心的基督教徒，我相信上帝，相信萬能的上帝……好吧！你聽着……我的兩個孩子——我的小喬治和我的小安得萊，我請求上帝將他們倆統統殺死了，假使我是一個罪犯！

耶納泰（極大的激動）他是沒有罪的！我對您說他是沒有罪的！（停一刻）啊！現在您儘可以有證據，有十個見證，或是一百個見證，假使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對我說你會親眼看到他：我都曾回答您說：『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儘管您可以對我證明說他自己已經招供了，而我仍然會對您說這不是真的……喔！這個，您曾經深深地覺到了吧，檢察先生……您也有一顆心，您知道當一個人愛着他的孩子的時候是怎樣的……那末，您現在也可以決定，他是無罪的了……您將會拿他還我了吧，不是嗎？現在是已經判好了，您將他還我嗎？

摩松 假使他是沒有罪的，那末他剛纔爲什麼說謊？

愛梭拜黑 這是您說了謊的……是的，您。您曾對我說您有見證看到我那天夜裏從家裏

出去……而您卻沒有誰做證人！

摩松 假使我那個時候沒有人做見證，我現在卻有了。是的，有一個證人曾聲稱犯案的那夜裏，你沒有在你的家裏，而這個證人就是你的妻子！

愛梭拜黑（對耶納泰） 你嗎……

摩松（對書記） 拿她的訊問記錄給我。

當摩松在他的紙張中尋找着的時候，耶納泰很久地注視着他的丈夫，以後又看摩松。她深深地思慮着。最後，她似乎已經有了決斷。

摩松 在這裏了。你的妻子方纔對我們說你是十點鐘出的門，而直到早上五點鐘纔回家。

耶納泰 這不是真的。我沒有說這話。

摩松 你繼續着說他是在早上五點鐘回家的。

耶納泰 我沒有說這話。

摩松 我將你的訊問記錄念給你聽。(他念。)問：那末他是一個人出去的嗎？答：是的。問：是十點鐘嗎？答：是十點鐘。

耶納泰 我沒有說這話。

摩松 算了吧……並且我還特意要弄清楚，我會對你說：『也許你和別一夜混在一起了。』
是否真是升天節那夜他一個人出去的嗎？』你會回答我：『是的。』

耶納泰 這是假的！

摩松 可是這是寫着的啊！

耶納泰 你們可以寫你們所願意的一切。

摩松 那末，我是一個說謊的人……書記也是一個說謊的人嗎？

耶納泰 高耶箕老頭被暗殺的那夜，我的丈夫沒有離開屋子。

摩松 給我在这紙上簽上了字，你，並且馬上要簽……這是你的訊問記錄。

耶納泰 這上面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對你說這是假的！（大叫）高耶箕老頭被暗殺的那夜，我的丈夫沒有離開屋子……我的丈夫沒有離開屋子。

摩松（怒得面色發白） 你給我補償這個吧……（對書記）馬上替我草一張逮捕狀；叫警察來。（對耶納泰）愛梭拜黑女人，我以同謀罪將你逮捕……（對警察）將被告帶到囚房裏去，回頭再來帶這個女人。（警察將愛梭拜黑帶下）

第十一場

摩松，耶納泰，書記。

耶納泰 啊！您沒有能够達到您的目的便發怒了！……喔！可是您什麼都做到了，一切可能的都做到了，除了使得我們受酷刑而外……您裝做是個好人的樣子……您溫柔地說着話……您想叫我送我的丈夫到斷頭台去……（摩松拿起他的文件，裝着不經意地在翻閱着。）這是您的職業來供給斬殺的頭顱……您得需要罪犯，無論如何

您都需要犯人。當一個人落到您的利爪之間，那就是一個完了的人了……人家進來的時候是沒有罪的，但他出去的時候必得變成犯人。這是您的職業，這是您的誇大心。要來達到這個目的！您問着似乎沒有什麼關係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卻可以送一個人到枉死城裏去，當您強迫着可憐的人來自己判決的時候，您就會因之而感到一種野蠻的愉快……

摩松（對警察）帶她走……趕快些……

耶納泰 是的，野蠻人。這個就是法律！這個就是您所叫做法律的……（對警察）你們別這樣地拖我啊，你們這班人。（她緊扯住一件傢具）您乃是一個劊子手……您和以前那班人是一樣地兇惡，那班敲碎你的骨頭來叫你招供的人（警察們將她從傢具上扯開，她倒在地面上而大聲叫着，警察則將她在地上拖向後面的門口。）是的，是一樣地兇惡！您自己對這個倒並不懷疑，您自己還以為是一個勇敢的人，我是明明知道的，您是一個劊子手……

摩松 可是帶她走啊！怎樣，你們倆都不能夠替我攆走這個瘋子嗎？

警察們重新努力。

耶納泰 劊子手……懦夫猶大……沒有慈悲心！沒有慈心……當你辦着像我們這
樣的窮人的時候，你更加是虛偽殘忍！（她已被拖到門口，但她卻扯住門檻）啊！這些
惡漢！他們折斷我的指頭了……是的，人愈是窮，你便愈是壞！（警察將她拖出——但
在幕落時還可以聽到她在外面叫喊。）人愈是窮，你便愈是壞……人愈是窮，你便
愈是壞……

（幕閉）

● Julius, 耶穌十二門徒之一，即受了賄賂而出賣耶穌者，在通常言語中，猶大已成為指出賣他人之奸漢的代名詞——譯者。

第二二幕

檢察長之辦公室。左側一門通走廊，適居於兩壁之角隅間。這門是向裏而開着的，所以觀衆能够看到上面的字：『共和國檢察長辦事處』寫字台，椅子，文件箱。

第一場

卜諾滑，拉·布猶羅。幕開時，書記卜諾滑將寫字台上的各種文件整理在一個紙夾裏面。拉·布猶羅進。

拉·布猶羅 您好，卜諾滑先生。

書記（遲疑着不敢去握拉·布猶羅伸過來的手） 法官先生，這是太於給面子我了……

拉·布猶羅 來啊，來啊，卜諾滑先生，來和我握手啊……自從今天早晨起，我已經不復是

法官了：我的尊嚴並不再逼迫着我對我的下屬沒有禮貌了……愛梭拜黑案件進行到什麼程度了？

書記 一直到現在，整個的審問都是費在控告和辯護之上的。

拉·布猶羅 今天會了結的吧？

書記 當然囉……即使滑格雷先生要覆辯也會完結的，因為刑庭審判長先生明天早上要去打獵的。

拉·布猶羅 您以為會是無罪開釋嗎，卜諾滑先生？

書記 我以為是這樣的，法官先生。（他正要出去。）

拉·布猶羅 那個在走廊中等待着的老婦人是誰啊？

書記 那是愛梭拜黑的母親，法官先生。

拉·布猶羅 可憐的婦人！她應該是處在不可想像的恐怖中吧。

書記 這倒不見得。她很知道判詞將是怎樣的。她連到沒有一些些的不安。她昨天在這裏

等了一個下午，她今天早上又回來了，一向都是很安靜的……僅不過，今天她極力想見見檢察長或是他的代理……阿多依先生沒有來，而滑格雷先生又……

拉·布猶羅 又在庭裏……

書記 她沒有能夠碰到一個人，顯得是非常難過的……

拉·布猶羅 好吧！那末叫她進來，也許我會給她一個好的意見。普拉加律師的辯護還要有一些時候纔完結的，不是嗎？

書記 我相信是這樣。

拉·布猶羅 那末，叫她進來和我說話吧，這個勇敢的婦人……這不會妨礙誰，而這也許會使得她出於困難之中呢。

書記 好的，法官先生。（他走向右邊的門邊，對愛梭拜黑的母親做着手勢，以後自己從後面的門走出。）

拉·布猶羅（一個人）這是很奇怪的，自從今天早晨起，我覺得有想做些善事的傾向

了。

愛梭拜黑母親進。穿着巴斯克老婦人的裝束。

第二場

拉·布猶羅，愛梭拜黑母親。

拉·布猶羅 有人對我說，您想見一見法庭中的一位先生。

母 是的，先生。

拉·布猶羅 您想去旁聽審問嗎？

母 不想，先生……我知道得這樣明白，他們不會判我兒子的罪，所以在這裏面他們說些什麼我簡直一點也不感到興趣。我等着我的兒子。我所以到這裏來是因為人家將我們從家裏趕出來了。

拉·布猶羅 人家把您從家裏趕出來了。

母 曾經有官庭的差役來過。

拉·布猶羅 那末，您的兒子欠着人家的債嗎？

母 自從他被捕而後，我們的工人都跑掉了……我們就沒有能夠將糧穀收藏起來，也沒有能夠還付欠着的債務……但是我卻斷定他們會歸還這一切給我們的，當我的兒子被釋放了的時候……

拉·布猶羅（旁語） 可憐的婦人……

母 我很幸福地看到我們的不幸之末日的來臨……他將重新回來了，他將重新找到他的房屋和他的孩子們了。他會使人家將家畜歸還我們。所以爲什麼我要見一見一位法庭的先生。

拉·布猶羅 說給我聽啊。

母 在警察們來逮捕我的兒子後的十五天，克老特先生就將他工場裏的髒水倒在那條流過我們屋旁的河中，而這裏的水是我們養的家畜作爲飲料的。這也是使得我們破

產的原因之一。假使愛梭拜黑回家看見了後，上帝纔知道，他會幹出些什麼來。法律應當禁止這種人家加於我們的傷害。

拉·布猶羅 法律……啊！太太……假使您能够不請教法律，這對於您是怎樣地好得多了啊！

母 那是爲了什麼呢？有着一個法律，而又是爲了大家的。

拉·布猶羅 當然囉。

母 是否克老特先生有權……

拉·布猶羅 自然沒有。

母 那末，我來請求法官們去阻止他這樣做吧。

拉·布猶羅 這不是像您所想像的這樣簡單，太太，您得首先去找一位法警。

母 好的。

拉·布猶羅 他將給您做一個證明書。

母 怎樣。

拉·布猶羅 他將證明您的水道的確是被污了。

母 這也用不到驚動一位法警啊，先生，一個小孩子就會看得出來的。

拉·布猶羅 這是法律。

母 以後呢？

拉·布猶羅 以後您得到一個律師的家裏去做一個審斷。

母 好吧！假使我們不能別樣地做……

拉·布猶羅 這還沒有完呢。假使克老特先生對這些事實提出異議，審判長就會指定一個專家來實地勘察並做一個報告。您還得書面請求審判長在短時間內指定以求迅速解決……您的事情一旦列入日程之中……還得一直等着輪流到牠的時候纔再行審判，這就是說在假期之後。

母 在假期之後！

拉·布猶羅 並且這還沒有完呢。克老特先生的律師也許會拒絕出席，那末您就得正式提出抗議。但克老特先生還可以反對，或是施用各種例外情形，而證實這些例外的確有效，並且使得法庭必須先行判斷這些例外而後纔進行正案……這一切都是得化許多錢的……

母 那末誰給錢呢？

拉·布猶羅 自然是您了，克老特也得給。

母 他嗎，這對他到是沒甚要緊的，他有錢；可是我們什麼都沒有了啊！

拉·布猶羅 那末你得請求免費訴訟。

母 這還得要化時間嗎？

拉·布猶羅 要化得很多呢……

母 但是，先生，有人對我說，法國的法律一向是免費的。

拉·布猶羅 法律是免費的，只是達到法律的方法可就不是免費的了。

母 這大約要多少時候……

拉·布猶羅 假使克老特先生提出辯訴，這大約要二年吧……

母 這是不可能的……難道我反轉沒有道理嗎，先生？

拉·布猶羅 我可憐的太太，只有了道理還是不夠的……應當抓住的是法律條文啊。

母 我懂得了。那個叫做法律的，在我們這班窮人，只是當牠落到我們頭上的時候……當牠對我們做了損害的時候，我們纔知道……好吧……我們走了吧，我們會到任何的地方去……並且，我也沒有對這地方有什麼留戀……人們都在路上詈罵我們……愛梭拜黑是不會忍受着這些的……

拉·布猶羅 在這一點上，法律倒保護着你們。你可以提出呈文，法庭就會逮捕那些侮辱你們的人了……

母 我倒不相信……我已經提出了一個呈文了，說像您所說樣的……只不過，那個使我們受到損害的人，他們卻沒有對他做什麼……所以，他繼續着在……

拉·布猶羅 他是你們同區裏的人嗎？

母 是的。是一個鄰居，他是議員蒙杜柏魯的朋友，他叫拉巴絲提特。

拉·布猶羅 好吧……我將盡我的力量做去，我允諾你……

母 謝謝您，先生……（一刻靜默）那末，我去等待着他們釋放我的孩子吧。

拉·布猶羅 對的……

她慢慢地下場。

第三場

拉·布猶羅，書記。

書記（從後面的門走進） 審判中止了，法官先生。

拉·布猶羅 普拉加律師完結了嗎？……

書記 是在大眾鼓掌聲中完結了的。有人看到兩個陪審員在拭眼淚。釋放這件事是誰都

不懷疑了……

拉·布猶羅 最好是這樣……

書記 法官先生知道那個重要消息嗎……

拉·布猶羅 那一個？

書記 全國總檢察長的到臨……

拉·布猶羅 一些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書記 總檢察長剛纔來到……似乎他給帶來了這些先生們中某一位的昇任上訴院的
諮議員之委任狀呢……

拉·布猶羅 啊！[！]啊啊……卜諾滑照您的意見，誰將獲得勝利呢……滑格雷先生嗎？

書記 這正是我以前的意見……我一向遲疑於檢察長和庭長之間，而後來我又決定是
檢察長。我相信我是一向弄錯了。

拉·布猶羅 被任命的是布納拉嗎……

書記 不是的，法官先生……我很驕傲……我相信是我的主人有着僥倖被……

拉·布猶羅 摩松先生！

書記 是的，法官先生。

拉·布猶羅 誰使得您這樣相信的呢……

書記 總檢察長叫我請摩松先生在審判終了之前在這兒和他談話。

拉·布猶羅 恭喜你，我親愛的卜諾滑先生。

布納拉夫人進。

第四場

同人，布納拉夫人，以後又來滑格雷夫人，布納拉，法庭庭長和摩松，總檢察長。

布納拉夫人（哭着） 喔！我親愛的拉·布猶羅先生……

拉·布猶羅 您遇着什麼事情了，布納拉太太？

布納拉夫人 是這位律師！多麼有才能啊！多麼有心腸啊！多麼有才能啊！我是被感動得心碎了。

拉·布猶羅 是開釋嗎？

布納拉夫人 大家這樣希望着……

滑格雷夫人（進） 嚇！我親愛的先生……您聽着這位著名的律師嗎？怎樣壞的一個角色啊！

拉·布猶羅 似乎他曾使得陪審員感動。而是開釋呢。

滑格雷夫人 我倒恐怕不是這樣呢。

布納拉進，着黑袍。

布納拉 你們知道人家對我說些什麼嗎？……總檢察長先生在這裏呢。

布納拉夫人 真的！

滑格雷夫人 您是確知的嗎？……

拉·布猶羅 這正是實情呢……他給摩松先生帶來了波城法庭的任命……

布納拉 摩松……

滑夫人及布夫人 那末我的丈夫呢！我們有着正式的允諾的。

庭長先生進，紅袍。

庭長 你們好，先生們……你們沒有看到總檢察長先生嗎？……你們沒有看見他嗎？

拉·布猶羅 沒有，庭長先生……但是假若您願意等他的話……

庭長 不……告訴我，拉·布猶羅，您既是一個有經驗的人……您是曾列席審問的吧？

……

拉·布猶羅 自從拈鬮選擇陪審員起……一直到被告的辯護。

庭長 您沒有注意到我曾經漏去一個翻案嗎？

拉·布猶羅 沒有，委實沒有……

庭長 這就是我最討厭的東西……我在整個的辯論時間中就只想着這個……我空將

大字的庭長年鑑在我的前面完全打開着，我總怕忘記了一項儀式……您看到在司法部所生出的效果嗎？……我只有在辯論完全停止的時候，我的良心纔會安靜下來……（略停一刻）有人告訴我說曾有着都羅斯和鮑爾都的新聞記者來列席的。

拉·布猶羅 並且還有一位巴黎來的。

庭長 一位巴黎來的你是確知的嗎？

拉·布猶羅 他是站在被告席的附近的……

庭長 他是站着的！……有一位巴黎的新聞記者，卻讓他站着……（瞥見書記）您知道這件事，書記先生，您卻不預先通知我！您就是這樣地在盡您的責任！……馬上去對他表示我的歉意，並且替他找着一個好位置；您聽到嗎？……

書記 是，庭長先生。

他行將走出。

庭長（跟在他後面追着） 等一等……（低聲）試探探他的口氣是否不滿意……

書記 是，庭長先生……

庭長 並且……（在門口碰着布納拉夫人）我請您原諒，太太。

他奔着走了出去，一只手提起他的袍子。

拉·布猶羅 當我在蒙白里的時候，我認得一位老年的歌者，他在第三次出場時就有着

同樣的不安。

摩松進。很冷淡的敬禮。

布納拉夫人（在靜默了一刻後） 摩松先生，真的是……

滑格雷夫人 ……總檢察長先生……

布納拉 ……來到了毛樓翁了嗎？……

摩松（很驕傲地） 一點不錯……

布納拉 有人說他帶來了一個諮議的任命……

摩松 有人這樣說。

布納拉夫人 您不知道嗎？……

滑格雷夫人 您沒有消息嗎？……

摩松 完全沒有。

布納拉 什麼都不會使您去猜想？……

摩松 什麼都沒有。

書記（進） 總檢察長先生駕到……

布納拉夫人 我的上帝啊！……

她整理着頭髮。總檢察長進。——嚴肅而持重。

全體（彎着腰，喃喃着） 總檢察長先生……

總檢察長 我覺得你們可以重新開始審問了，先生們……我只不過是從毛樓翁路過。我

不久還要重來這裏，一位一位地接見你們……

全體 總檢察長先生……

他們準備走出。

總檢察長 摩松先生，您願意留在這裏嗎？……

摩松俯身作應狀。

滑格雷夫人（一面出場） 我的敬意……我很榮幸……總檢察長先生……

總檢察長（致敬禮） 庭長先生……太太……太太……

布納拉（對其妻） 對了！

他們出。

摩松（對行將出場的書記） 嚇！我的好朋友，我相信我的任命是決定了的。

書記 我很幸福，諮議先生……

他退場。

第五場

摩松，總檢察長。摩松得意之至，雙手磨擦着。

摩松（太於尊敬地） 總檢察長先生……

總檢察長 請坐。（摩松坐下）我這裏從鮑爾都接到一件關於您的文件，檢察先生。（在他的皮夾裏找尋着。）就是這個。（讀着。）『摩松及白克婦人案件。』您知道這是什麼嗎？

摩松（不將這事當真地，努力在微笑。一個長的靜默而後。） 曉得的，總檢察長先生。

總檢察長 我等着您的解釋。

摩松（同樣態度） 您也曾有過青年時代，總檢察長先生。

總檢察長 卻不在這一點上，檢察先生。

摩松 我也承認，我曾稍許過分了一點。

總檢察長（念着） 『摩松業已飲醉，其身傍之白克及另兩位賣笑婦人亦然，摩松曾罵，毆打警察，而以革職處分向之恐嚇。』這就是您所說的稍許過分了一點的嗎……

摩松 我說得太輕了，實在是……

總檢察長 而您竟會讓一位法官的名字和婦人白克的名字連在一起存於文件之上嗎！

摩松 她曾對我說她叫做狄亞娜·特·蒙冒倫塞。●

總檢察長（繼續着念）『余等，警察署長，自從翌晨起便訊問其所自稱爲海軍官長的名義……』

又互相對視。靜默一刻。

摩松（總是在微笑着）是的，這是因爲我的愛好的緣故……

總檢察長 真的嗎？

摩松 當我……唉……每當我到鮑爾都去的時候，我總是拿着海軍官長的名義，以求保

存法官的尊嚴。

● *Diane de Montmorency*。凡法文人名中之有 *de* 存在者，爲貴族之表示。摩松此言蓋欲云彼所認

識之婦人乃係出身貴族者——譯者。

總檢察長 你的顧慮未免太遲緩了。

摩松 我請求你注意，總檢察長先生，我一開始便有這個意思，既然我會特地跑出本州並且在本法院的管轄之外以求……

總檢察長 我繼續着念：『摩松先生於是乃告訴我們以他的檢察的真實名義。他拿出這個頭銜來叫我們停止對其控告……』

摩松 蠢東西！他曾將這個放進報告裏去了！這，這是什麼話……這真是缺少教育……不行……這是一件政治案件，警察長乃是我們的敵人之一……我曾經請求他……倒底……我是想免去醜事之宣揚出來的……隨便誰在我的情況之中都會照樣地做的……

總檢察長 這就是您一切的解釋了嗎……

摩松 我的解釋……這是無疑的，先生，假使您必得在這次談話中保持着上司對下屬的

關係，那我就沒有別的解釋可以供給您了。但是假使您願意暫時允許我忘了您的高

貴的職務，假使您答應我以人對人的態度而談話，我就會對你說這裏有着一個青年期的迷途，這個迷途當然是可悔恨的，可是這卻能以在毛樓翁地方的極端煩悶來解釋的……算了吧，我那時候晚飯吃得太多了……每天晚上都會有一大羣誠實人是在這同樣的樣子中的……這不過是一種輕微的錯處，而和本人的誠實是無關的啊。

總檢察長 先生，當一個人榮為法官的時候，當他接受任命來審判其同類的時候，他是應當比隨便什麼人都該更加安分，都該更加保持其尊嚴。那些不會妨害尋常人的尊嚴的事情卻會有害於法官呢。請您記着這一點啊。

摩松 既是，總檢察長先生，您只肯和我作官樣的談話，那末我只有求您告訴我你所決定的是什麼了。

總檢察長 您猜想不到嗎？

摩松 我是檢察官。您會使得我降級為一個普通的法官。這就是年俸每年減少五百佛郎。我接受這個。

總檢察長 可惜我卻不能滿足於這個簡單的處分。明白地說來，我告訴您，高滑先生，那個

攻擊我們的報館主筆，他完全全地知道關於您的案情，除非你在本月底前離開毛樓翁法庭，他是決不會不發表這些事件的。所以我很抱歉地不得不求您的辭職。

摩松 我卻決不辭職。

總檢察長 您不辭職嗎？

摩松 我很抱歉要反抗您的意見，總檢察長先生，但是我是非常地決定了。我決不辭職。

總檢察長 那末……你還不知道……

摩松 我什麼都知道。

總檢察長 那末，好先生，我們控告你。

摩松 控告我。（他站了起來。）

總檢察長 這樣，您在法庭前受審的醜聞，那或許會有的判罪都不會使你驚嚇嗎？

摩松 判罪是不會像你所想像的那樣容易。我會知道爲自己辯護，我也知道選擇我的律

師。我還是獨身的男子，我也沒有家屬。我在毛樓翁不認識一個人，或者差不多不認得一個人，我在這裏就像是被放逐了來似的。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鮑爾部；他們都是屬於享樂的環境中的，我這樣的案件也決不會使得他們看不起我。我必得離開法律界嗎？僥倖得很，我除了政府每年給我的三千五百佛郎的薪俸而外，還有着什麼可以够生活的。

總檢察長 這樣就夠了，先生。再見吧。

摩松 我向你恭致我的尊敬，總檢察長先生。

他退場。

門房 是議員先生來了……總檢察長先生……議員先生說總檢察長先生在等候着他。
總檢察長 真是這樣。請他進來。

蒙杜柏魯進。總檢察長起迎，與之握手。

第六場

蒙杜柏魯，總檢察長。

蒙杜柏魯 你好，我親愛的總檢察長。

總檢察長 您好，我親愛的議員。

蒙杜柏魯 我很滿意見着您。我剛從巴黎來。我昨天和我的朋友司法部長在一起吃晚飯……政府現在很有問題呢。

總檢察長 關於那一邊……

蒙杜柏魯 大家怕着會有反對派的責問。這是很突如其來的。我以後再對您說這個吧……告訴我……似乎您這裏有一位年青的代理在做着青年們的蠢事呢？

總檢察長 阿多依先生嗎？

蒙杜柏魯 阿多依，正是他。馮琴納是很消息靈通的……

總檢察長 渦琴納？

蒙杜柏魯 ……渦琴納我的朋友渦琴納……就是司法部長的小名。他對我說：『我打算

靠着您的總檢察長會知道執行他的職務。』

總檢察長 我正希望着這樣，但是請您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蒙杜柏魯 這就正是司法部長所願意避免的事了……告訴我，我親愛的朋友，您是一個

喜歡掩飾的人，您。

總檢察長 我嗎？

蒙杜柏魯 您在請求遷調……

總檢察長 誰告訴您的。

蒙杜柏魯 您想是誰呢？只有他一個人是知道的……

總檢察長 渦……（很快地）司法部長先生……

蒙杜柏魯 您想要任命到奧來恩去？我的消息不錯吧？

總檢察長 實在的。我的家屬都在那裏。

蒙杜柏魯 我相信您是屬於在蘊釀着的要移調中的人。

總檢察長 有一個移調的舉動在蘊釀着嗎？

蒙杜柏魯 有着呢。關於阿多依先生，部長只對我說他相信着您的熱誠和你的毅力。

總檢察長 司法部長先生可以放心。我這裏有好幾處地方要重重地懲罰他們，我不會缺少毅力，也不會缺少熱誠；我就以這個來回答您。

蒙杜柏魯 是的，但是尤其要緊的是得有手段……渦琴納曾對我重覆十遍地說：『尤其是不得有醜事發生……不得有醜案……在這時間比什麼都要緊……人們在監視着我們……可以要絕對地風平浪靜。』

總檢察長 放心着吧……這是關於摩松的事。

蒙杜柏魯 摩松……檢察官摩松嗎？

總檢察長 是的。

蒙杜柏魯 毛樓翁地方的嗎？

總檢察長 一點不錯。

蒙杜柏魯 快別想着他吧……他是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很有思想……一個很勇敢的人！極出色的法官，滿具精力和判斷力……我就會對渦琴納說起過預備將空着的諮議席留給他的……

總檢察長（將文件遞給他） 您來得正好。我給您看看關於他的文件。並且，這個位置已經允許給滑格雷了。

蒙杜柏魯 是些什麼事體呢？

總檢察長 是這樣的。我行將到最高法院或是上訴院去控告他。

蒙杜柏魯 他做了些什麼呢？

總檢察長 你看吧。

蒙杜柏魯（在送給他的文件上看了一眼） 當然囉……但是，這裏並沒有什麼啊……

總之，假使您自己守秘密，誰都什麼也不會知道。別鬧出醜案來啊……法院現在是够受人家的攻擊了。我們不應該再給敵人以武器了。

總檢察長 不幸得很，高滑知道一切詳情，而恐嚇着在他的報紙上一起給宣佈出來，除非
摩松離開毛樓翁……

蒙杜柏魯 魔鬼……（他大笑起來）

總檢察長 什麼事使得你發笑呢？……

蒙杜柏魯 沒有什麼……一個奇怪的念頭……一句開玩笑的話……（他笑着）那末……可是您別生氣啊，[？]……這是說着開玩笑的……

總檢察長 說吧……

蒙杜柏魯 我想着……我對您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念頭……總之……總之，假使您向摩松建議波城的諮議，您會使得大家都高興……

總檢察長 我親愛的議員……

蒙杜柏魯 既然這是說着笑笑的……這是說着笑笑的，一件簡單的開玩笑而已……
 不過，在我對您說的話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您會同時使得高滑，使得我，使得摩松，使得渦琴納都會滿意，渦琴納是不願意有醜案發生的……

總檢察長 但是這將成一個……

蒙杜柏魯 你錯了。在政治上，只有公然宣傳的時候纔有醜案……

總檢察長 可是……

蒙杜柏魯 我和您是同意的。我知道人們會說些什麼出來……我再對您說一遍，我這樣說是爲着開頑笑的……您真知道什麼是奇怪的嗎……當您仔細想一想的時候……這就是這個玄幻的解決辦法卻是唯一不會發生嚴重的……表面的障礙……是的……假使您讓摩松留在這裏，高滑將宣佈一切。假使您控告他，那末您就給別的報紙以一個牠們不願意失去的機會來折散社會的一個基礎。一點也不錯。這些人是不選擇方法的。他們會以整個的法院和摩松混合在一起……這不但僅是摩松將受

損害，而乃是法院，乃是波城的法庭……在一切法官的袍子上都將濺着泥土了……

總檢察長 但是您不能夠正經地向我要求……

蒙杜柏魯 您知道什麼是我們應當做的嗎……我們一起去和參議員陸萊談談這件事吧……他就住在附近……

總檢察長 我認真地對您說……

蒙杜柏魯 來啊……來啊……您同時也對他說一聲關於奧來恩的事……您又冒着些什麼危險呢……我對您說我的辦法是最好的……您會成功的，去吧……我帶您去

……（他牽着總檢察長的手臂。）

總檢察長 我的上帝，我正有一句話要對他說，對陸萊說呢。

書記進。

書記 總檢察長先生……

總檢察長 他們進行到什麼程度了……判決了嗎……

書記 還沒有呢……滑格雷先生剛剛在覆辯……

總檢察長 陪審員們已經在決議的房子裏了嗎？

書記 沒有，總檢察長先生……他們正想到那裏去，但滑格雷先生卻請求中止訊問……

蒙杜柏魯 這倒是一個念頭……那末……去吧，我親愛的朋友……您會到這上頭來的

……

總檢察長（柔弱地） 永也不會！永也不會！

他們出。

第七場

書記，門房，滑格雷夫人，刑庭長，布納拉，布納拉夫人，滑格雷。

書記（十分感動） 這是非常出色的！

門房（半開着舞台後方的門） 卜諾滑先生……有什麼消息嗎？

書記 非常出色！我們的檢察長剛纔非常出色……而這個愛梭拜黑乃是最後一個的混

蛋……

滑格雷夫人進，十分感動。書記迎接着她。門房避去。

滑格雷夫人 啊！我的上帝！

書記 滑格雷太太，我僅是一個小小的書記……但是請你允許我對你說，這是非常出色的……

滑格雷夫人 非常出色。

書記 滑格雷先生難道沒有將他收拾得够嗎，這個鮑爾都的律師……

滑格雷夫人 不是嗎？

書記 現在，死刑的判決難道還不曾絕對地確定嗎……

滑格雷夫人 確定之至……

書記 太太，陪審員們那時以令我害怕的眼睛在看着這個愛梭拜黑，這個強盜……滑格

雷先生一路說下來，我們就覺得陪審員們真想自己動手來解決這個盜犯似的！

滑格雷夫人 我也注意到這點……

書記 我求您寬恕，太太，我有些忘形了……可是有的時候，一個人是這樣地滿足，這樣地滿足，而連上下的隔離都不在意了。

滑格雷夫人 您是對的，我親愛的卜諾滑。

刑庭長及布納拉進。

庭長 喔！太太，我得慶賀您……我們已經有把握了，這個死刑的判決……

滑格雷夫人 不是嗎，庭長先生，這次我們可有把握了……

庭長 這是確定的……但是他在那裏呢，我們的勝利者……妙極了，他曾是妙極了……

不是嗎，布納拉？

布納拉 喔！庭長先生，以您那樣主席的格調，您曾是這樣巧妙地將一切都準備好了的

庭長 我的上帝，我不說我在結果上沒有一些功績，但是得給滑格雷以公道啊。（對滑格

雷夫人）你應當很滿意，很驕傲，而很幸福啊，我親愛的太太。

滑格雷夫人 喔！是的，庭長先生……

庭長 可是，奇怪得很，這是什麼念頭呢，來請求中止訊問……他是覺得身體不舒服嗎？

……

滑格雷夫人 我的上帝啊！

庭長 不是的。他現在來了。

滑格雷進。他臉帶愁容。

滑格雷夫人 啊！我的朋友……

她將他的手擦在自己手心裏。她爲歡樂之淚所咽住，而不能夠繼續說下去。

庭長 這是非常出色的！

布納拉 我也不能自止地要同樣慶賀您……

滑格雷 真的，我受寵若驚了……一切的功績都該歸您庭長先生……

庭長 什麼話……您知道什麼是獲得最後勝利的嗎？

他點着一枝香煙。

滑格雷 不知道呢。

庭長 這就是當您在叫喊着：『陪審員先生們，你們有着房屋，田園，財產；你們有着親愛的妻子和柔順的女兒……當心啊……』（說着）這裏，您真是說得好！（重新念）『當心啊，假使你們讓這樣的罪案不受到懲罰，當心啊，假使你們爲辯護方面的情感的話詞所迷惑；當心啊，我說，假使你們不能執行你們判決的責任，上天會拾起從你們柔弱的手裏所掉下來的利刃，使之復落到你們以及你們的家屬身上，流出那你們沒有去復過仇的血啊……』這是很動人的，這個……並且，這也獲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布納拉 但是，方才還是您最最使得他們感動，當您很適當地對他們提起被告的喜歡看見流血……

庭長 啊！是的，這是很成功的……

全體 什麼事呢？什麼事呢？

布納拉 庭長先生這樣問：『犯案的那天早上，你沒有殺死二隻羊嗎？』——『是的』被

告回答……於是，庭長先生正正地對他看着，說……

庭長 是的，我會對他說：『你是在練習着吧，不是嗎……』（對滑格雷）倒底，假使我在

結果上有一點點兒影響，但是這天中的最大部分的光榮還是歸於您的。

滑格雷 您太於恭維我了。

庭長 並不呢，真的……並且您最後的言詞（帶着藝術家的好奇心樣地。）您那時真是

處在一個大的感動，一個極大的感動之中的，不是嗎？

滑格雷（莊嚴地） 喔！是的，是處在一個大的情動，一個極大的感動之中的。

庭長 你看着陪審員們的時候臉都發白了，您曾以極動人的口吻說：『先生們，我向你們

請求判這個人的死刑！』

滑格雷（眼睛固定着不動地） 是的。

庭長 以後您又向律師做手勢……

滑格雷 是的。我以為他將有什麼話要添補着說的……

庭長 但是您爲什麼要將判決延遲着呢？……您是已經獲得勝利了啊。

滑格雷 正是爲了這樣。

庭長 您的意思是怎樣說呢？

滑格雷 在我覆辯的時候，曾發生着一件事使得我昏亂了……

庭長 一件事實嗎？

布納拉 什麼事實呢？

滑格雷 不是一件事實……但是……最後……（靜默一刻）我請求你們原諒，我是很

疲倦了……

庭長 我很明白您的情感，我親愛的滑格雷。每個人當他第一次判決人家死刑的時候，都

是有着這樣情感的……但是……您看着吧，慢慢地您就會習慣了……（將退場，對布納拉）真的，他的神氣很是疲倦了……

布納拉 我相信他是對於他的職務太於敏感了……

滑格雷 從堂上退出來的時候，我曾碰到總檢察長……我會向他急迫地要求給我一刻談話的時間……我想單獨地和他談談，並且也和您談談，庭長先生。

庭長 隨您的便。

滑格雷夫人 我怕您太辛苦了，我的朋友……我將留在這裏……我等這些先生們一出去就會重新回來的。

滑格雷 好吧。

布納拉夫人（走出時對其丈夫說） 這個人將做蠢事了。

布納拉 這不關我們的事。

他們退場。

第八場

滑格雷，刑庭庭長，以後總檢察長。

庭長 難道您是在我領導的辯論中發見着什麼錯誤了嗎？

滑格雷 不是的，假使有什麼錯誤，那是我弄出來的。

總檢察長進。

總檢察長 有什麼這樣嚴重的事呢，我親愛的檢察長？

滑格雷 是這樣的……我的昏亂不是我的言語所能形容的……我需要你們倆的良心

來安慰我……

總檢察長 您說吧……

滑格雷 一大串的事實……被告的態度……有幾處以前爲我所忽略的奇特的地方，都使得我的心中發生這個人是否有罪的疑問。

總檢察長 在文件上有着這些事實，這些奇特的地方的痕跡嗎？

滑格雷 當然有的。

總檢察長 律師曾經研究過嗎，這個文件？

滑格雷 自然研究過的。

總檢察長 那末……您擔什麼心事呢？

滑格雷 但是假若這個人不是有罪的呢？

總檢察長 陪審員們會決定的。我們大家都只有傾首於他們的答覆之前。

滑格雷 請您允許我，總檢察長先生，對您說我的信心是怎樣地被動搖了的。

總檢察長 我不願意知道這些。這一切都是您的良心和您中間的事。您有權利可以將您的正直不阿的態度告訴陪審員們，您知道這句格言：『筆是奴隸，但是言語卻是自由的。』

滑格雷 我將聽從您的忠告。

總檢察長 我卻並沒有給您忠告啊。

滑格雷 我將以我的疑慮告訴陪審員們。

總檢察長 那就是開釋了。

滑格雷 您願意怎樣呢。

總檢察長（發怒） 隨您的便去做吧；僅不過，我得對您說一件事，親愛的先生。當一個人
在考慮着去做這種驚人的事，他是有勇氣去單獨地完成牠們的。他是有勇氣去單獨
地承當能夠發生的蠢事之責任的……您卻更爲狡滑，您，您卻知道找出方法來不至
於一個人單獨地承當您的疑慮的結果……

滑格雷 我，狡滑！怎樣的呢？……

總檢察長 得了吧！得了吧！我們可不是小孩子，我很明白地看得出您對我設下的圈套。現
在，您是有着靠山了，您。假使在司法部有人攻擊您的態度，您就會回答說您曾經和您
的上司商量過，而乃是我將成爲犧牲者了……於是，我就會有一件難事和司法部

交涉了……您是不會顧慮到我的地位，也不會顧慮到您不相關的利益；我不知道在您的頭腦中發生了什麼幻想，而您卻使得我不由自主地負着責任。我再說一次，您是很狡滑的，您慶祝您，但是我卻不感謝您……

滑格雷 您沒有懂得我，總檢察長先生。我決沒有要將我自己承當的責任卸在您的肩上……這也不是我正當要被任命為諮議的時候，卻要做出一件這樣的錯處來。我對您說我的昏亂，而我向您求一忠告。這就完了。

刑庭長 你很確信嗎？

滑格雷 假使我很確信，難道我還求你們的忠告嗎？（靜默一刻）假使僅僅我們只有一個翻案，一個好的……

刑庭長（大怒）你說什麼？一個翻案！根據着我這方面的一個遺漏或是錯誤，不是嗎！……嚇，好您倒會想，我親愛的檢察長……您或者有了我不知道的什麼疑慮，我不知道的什麼不安，爲了獲得你那病態地被擾亂了的良心上的安靜，你卻請求我願意自

已承認有過失！其實，倒很便當，就這樣地將人們都會有的錯處移卸到曾經盡了他們責任的人身上。

總檢察長（溫和地） 真的。

刑庭長 在司法部裏，常談起我的時候，他們會說：『這個諮議是什麼材料啊，他連到在毛

樓翁主持一個刑庭訊問都不能夠！』一個我們費盡了力氣才得使他判罪的人……卻要將我，將我來犧牲給這個混蛋啊！不行！另外找一個別的方法吧，我親愛的先生：您是不會使用這一個方法的，我向您擔保。

滑格雷 我就去尋找別的方法吧，但是我卻不會讓這件事就在現在的狀態之下……

總檢察長 隨您的便去做吧，但是您得承認我並沒有在任何方面給予您以忠告。

滑格雷 我承認。

刑庭長 當您決定了重新開始辯論時，您預先通知我好了……

滑格雷 我會通知您。

總檢察長（對庭長） 讓他去吧……

他們出。

第九場

滑格雷，滑格雷夫人。

滑格雷夫人 有什麼事呢？

滑格雷 什麼也沒有。

滑格雷夫人 什麼也沒有嗎？你十分地憂鬱，可是你卻剛才獲得了一個在你的前程上極有用處的勝利呢。

滑格雷 就是這個勝利使得我恐懼呢。

滑格雷夫人 牠使得你恐懼嗎？

滑格雷 是的，我怕着。

滑格雷夫人 怕着什麼呢？

滑格雷 我怕做得太於過分了。

滑格雷夫人 太於過分！……難道他不是該死上十回嗎，這個兇手？

滑格雷（靜默一刻後） 你，你是很確定地，相信着他是一個兇手嗎？

滑格雷夫人 是的。

滑格雷（低聲地） 可是……我卻……

滑格雷夫人 你卻怎樣？

滑格雷 我，我什麼都不知道了。

滑格雷夫人 我的上帝啊！……

滑格雷 是的，在我覆辯的時候，我的心中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當着我，公共的律師，

官方的控告者的我在執行着我的職務時，另外有一個自我卻以冷靜的頭腦在考察

這原因；有一個內心的聲音在譴責着我的兇暴，而使得我發生了逐漸長大的疑惑

……在我的靈魂中有一個痛苦的，嚴重的，殘酷的爭鬪在交戰着……假使我在結尾時有着庭長所說起的那個情感，假使我曾以這個動人的口吻來要他們辦罪，這乃是因為我那時已經精疲力盡了，這乃是因為在這個爭鬪中，我的良心行將獲得勝利。我的所以急於結束，也是因為我恐怕我的良心的聲音會不由我作主而叫喊出來……當我看到律師仍然安坐着，而不想起來說我願意他對陪審員們說的話時……那時，我真恐怕着我自己，我的舉動，我的言語，以及其可怖的結果，於是我乃想挨一些時候……

滑格雷夫人 可是，我親愛的，你，你會盡了你的責任；至於律師的沒有盡他的責任，這是與你無關的。

滑格雷 我的回答將永久是一樣的……假使我是一位誠實的人，停會兒重新開審的時候，我將對陪審員們說出那個使我痛苦的疑惑；我將告訴他們知道這個疑惑是怎樣地在我心中發生起來的……我將使得他們注意那個我以前故意掩藏着的一點，因

爲我總以爲被告的辯護者是會告訴他們這個的。

滑格雷夫人 我親愛的，你知道我是怎樣地尊重着你的公正不阿，但是卻請你允許我來告訴你說，這並不是你去宣佈愛梭拜黑的有罪與否，而乃是陪審員們啊……假使應當有誰感到困難，這將是普拉加律師而不是你……

滑格雷 可是我，我卻應當代表着正義！

滑格雷夫人 這裏的被告，他以前曾經犯過好幾次案件，而一切的事實又都證明他的有罪。並且，是誰在替他辯護着呢？是一個著名的律師，一向是以公正、老練、和口才出色的。你只需將事實陳述給陪審員們看。假使陪審員們說你有理，我倒看不出和你的法官的責任有什麼關係。

滑格雷 關於做法官的責任，我不知道。可是我做一個人的責任卻是顯然地不對……不行！我沒有權利可以不開口；我沒有這個權利……我對你說在這件案子中有一串的事實不會爲人家提起，而其性質卻是使得我相信被告之無罪的……

滑格雷夫人 但是……這些事實，爲什麼你一向都不會知道呢？

滑格雷 你以爲我一向都不會知道嗎？……我將敢於對你統統說了吧，我的上帝……我不願意誰因了我的錯處而受苦……好吧……喔！我是怎樣地羞恥來招供這個啊，在

決定只隱藏在我自己心裏之後，而又得高聲地說出來啊！好吧！在考察這個文件時，我的腦子中是這樣地具着先見，決定愛梭拜黑是一個罪犯，所以每當有一個利於他的理由呈現於我的腦子中，我總是聳聳肩頭，將牠遠遠地拋開了去……在我對你說的，就是從這裏發生出疑惑來的事件中，我一開始只是在尋找着想證明牠們是假的，在證人們的口供中，我也只尋找其足以證明其虛假的地方，而將一切其餘的拋開不理，我的那種壞的信心是簡單得可怕的……後來，爲了要消滅我最後的公正態度，我就像你一樣地自喻自嘲說：『這是辯護被告方面的事而不是我這面的！……』你看法官的職業是會使得我們改變，使得我們成爲不公正和殘酷到什麼程度啊；我會經，我……我曾經有過一個愉快的表示，當我看到庭長在他的訊問中沒有提起這一切小

事。這，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你聽到嗎，職業啊！我們這些可憐蟲！可憐蟲啊！

滑格雷夫人 也許陪審員們不會判他的罪吧？

滑格雷 他們會判罪的。

滑格雷夫人 或者他們會減輕刑罰的吧？

滑格雷 不會。我曾經以上帝的名義來使得他們拒絕減輕刑罰了……難道我沒有够激

烈，我的上帝，沒有够兇暴嗎……

滑格雷夫人 這是真的……爲什麼你曾經那樣激烈地來發表您的辯論呢？

滑格雷 啊！爲什麼！爲什麼！在開審很久以前，大家都承認被告是有罪的……並且，難道他

們還沒有够使得我擾亂，沒有够使得我發昏！我是人類的代言人，我應當保障人家的土地，使得他們的家屬安靜，我還知道什麼呢！於是，我，我覺得自己是應當適合着這個交付給我的角色的。我第一次的辯論還是比較地溫和的……但是當我看到那位著名的律師使得陪審員們流着眼淚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失敗了；我覺得我的控告是

落空了。於是，反乎我的習慣，我乃覆辯起來。當我重新站起來的時候，我就似乎是一位業已預料到失敗的戰士樣的在失望地奮鬪着。自從這個時候起，我可以說愛梭拜黑業已不復存在。我已不復有保障社會或是維持控告的顧慮，我只是在對律師作戰；我那時覺得無論如何都得戰勝才行。我得說服陪審員們，將他們重新抓回來，從他們口裏逼出那判罪的兩個『是』字來。我對你說，那時不復是爲了愛梭拜黑了；而乃是爲了我自己，我的虛榮，我的名譽，我的幸福，和我的將來……這是羞人的，我重覆地對你說，這是羞人的！無論如何，我那時只願意避免我覺得業已決定了的開釋。並且，我是這樣地恐怕着不會成功，我就曾施用了種種的理由，好的和壞的，甚至於那個使得這些人驚恐的他們的房屋之被焚毀，他們的家屬之被屠殺。我曾經說起上帝會對那班不嚴峻的陪審員之復仇。這一切都是誠心說的……或者更確實點是不知覺地，在一股熱情之下，在攻擊那時我極力地憎恨着的律師的一股怒氣之下說着的……於是，我的勝利是超過我所願意的了；陪審員們都準備着服從我了，而我呢，我親愛的，我讓着

人家慶賀我，我握着向我伸過來的手……嚇，這樣就是一個法官啊！

滑格雷夫人 安慰着你吧。也許在法國沒有十個法官會有別樣的做法的。

滑格雷 你說得有理。只不過……假使我們回想一下，就正是因為這樣才可怕啊。

書記（進場） 檢察長先生，庭長叫我來問什麼時候可以重新開庭。

滑格雷 立刻。

滑格雷夫人 你將怎樣做呢？

滑格雷 我做誠實人的責任。（他準備着出去。）

（幕閉）

第四幕

第二幕之佈景

第一場

布納拉，刑庭庭長，以後滑格雷。

布納拉 好了！庭長先生，又是一場審問完結了。

庭長（着紅袍） 我真怕這些東西們會使得我誤了車子……因為我明天要到剛波湖邊去打獵呢，我親愛的朋友，在今天晚上的車子而後，天啊……（看表。）喔！我還有一

點半鐘呢……

布納拉 關於這個，你的意見怎樣呢，庭長先生？

庭長 關於什麼……開釋嗎……你願意牠關我什麼事呢……反之，我倒還是喜歡這個辦法：我是決定鮑爾都的律師這樣一來便不會給揭出一些什麼意料不到的錯處來了……我的帽匣子在什麼地方呢？

他行將站到一張椅子上去取擱在一件傢具上的帽匣子。布納拉搶在他的前面。

布納拉 請您讓我來拿吧，庭長先生……（在椅子上。）我相信在下一次的庭訊中我將還有見着你的快樂吧。

嘆氣，將帽匣子遞給庭長。

庭長 這快樂將是均分了的，我親愛的朋友……

他在帽匣子中取出一頂小圓帽來。

布納拉 您要一只刷子嗎……這裏是摩松的刷子……（嘆氣。）啊！我的上帝啊……那末我倒底什麼時候才會離開毛樓翁呢……我是非常喜歡住在波城的……

庭長 嘿！這是一座太於被人家稱讚過分的城市，算了吧……

布納拉 那末，還不是這一次會有新的職務使得我倒那裏去嗎……

庭長 你且別憂慮吧……在冬天，那裏是很好的……但是夏天……啊……夏大……

布納拉 那末並不是我被任命着嗎？

庭長 啊！您已經知道了嗎……

布納拉 是的……我……是的……這就是說我不知道正式的命令倒底是什麼……

庭長（拂拭着他的帽子，瞥見一處突起的地方）牠倒已經拱過來了……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街坊上出賣着的帽子雖然都說是呢的，然而其實卻僅僅是紙做的……

布納拉 這是真的……是的，我不知道正式的命令倒底是怎樣……摩松先生倒是很幸

福的……

滑格雷穿着便服進。

庭長 嚇！這裏是這位滑格雷先生來了……已經換過了衣服了……是的，你是在在您自

己家裏……自己家裏的……至於我，我卻得重新包起這一切來……我的衣匣子倒

底見着鬼在什麼地方呢？（布納拉走上一歩去替他尋找，遂癡立着不動。）這真奇怪……這個……他們拿了牠去做什麼呢？……本來是在這個衣櫥裏的……您沒有看見牠嗎，我親愛的布納拉先生……

布納拉 沒有。

庭長 啊！在這裏了……我的短衫也在裏面……（他打開了衣匣，從裏面取出他的短衫放在旁邊的桌子上。）好啊！您是使得他們被開釋了，我親愛的先生……您滿意了嗎？……

滑格雷 我很幸福……

庭長 假是他們真是兇手呢？

滑格雷 我有着柏立歐的名言可以安慰我：『寧可讓十個有罪的人自由着，而不應責罰一個無罪的人。』

庭長 你倒是很慈悲的。

滑格雷 難道做法官的必得具着一付鑽石心腸嗎？

庭長（將假髮放在帽匣子裏，用繩繫着。） 是得超越於人間的微細痛苦之上啊。

滑格雷 在別人家的痛苦之上吧……

庭長 別瞎說……

滑格雷 這就叫做自私自利……

庭長 您是爲了我說這句話的嗎？……

滑格雷 爲着我們三個人。

布納拉 再見吧，先生們……再見吧。（與每人握手。出。）

第二場

滑格雷，刑庭庭長。

庭長（脫去他的袍子） 我親愛的檢察長，我要請求您改溫和一些您的說話。

滑格雷 啊！我對您發誓說我將牠們改得溫和些吧，我親愛的庭長……假使我讓着我的

良心說話，您還會聽到極不動聽的話呢……

庭長（只着了一件襯衫） 難道您忘了在對誰說話嗎？我是法院的諮議呢，檢察長先生。

滑格雷 我再說一遍，我並不是單單爲了您一個人說的，先生。這種我會說出來的不動聽

的話是連我自己也被罵在裏面的。我在爲着這班可憐的人們着想……

庭長（刷着他的袍子） 什麼可憐的人們呢？方才的被告嗎……可是，他們是被開釋了

……你還要求些什麼呢……難道叫人家貼他們的租稅嗎……

滑格雷 他們是被開釋了，這是對的，可是他們卻仍然是被判罪了的。他們是被判定要終

生受苦了……

庭長 你瞎說些什麼呢……

滑格雷 並且還是由於您的錯處，庭長先生。

庭長（停止着摺疊他的袍子）由於我的錯處！

滑格雷 尤其嚴重的是連您自己都不知道，是您自己都沒有看到您做出來的壞事……

庭長 什麼壞事？我做了壞事了嗎，我？

滑格雷 是的。就是當您使得愛梭拜黑知道他的妻子以前曾經因了收藏贓物而被判罪，在他猶未和她結婚的以前她的妻子曾經被人家誘惑過……當您做這個的時候，您就會做了一件極壞的事了……

庭長 您倒是一位唐·吉訶德呢……難道您相信愛梭拜黑以前不統統知道這些嗎？

滑格雷 假使當您盤問他的妻子是否這些事實是真的，而他的妻子回答着「是」的時候，您曾經看到愛梭拜黑的神情，您就會像我一樣地確知他以前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了。

庭長（將他的袍子放在衣匣裏）嚇！您也太於將這些人看得起了，他們是沒有像您所說的那樣細巧的。

滑格雷 這些人也有着一顆心啊，就像您和我樣的，庭長先生。

庭長 就算是這樣吧！……難道我的責任不逼迫着我做我所做了的事嗎？

滑格雷 我卻不知道。

庭長（還是單穿着一件襯衫） 那末，這是法律是有罪的了？是嗎？……好吧！先生，假使我

曾經盡了我的責任，並且我是盡了責任的——而您，您卻沒有盡您的責任在攻擊您所忠於其事的法律，我，我是很驕傲地代表着牠的。

滑格雷 這沒有什麼。

庭長 先生！

滑格雷 這是不近情理的罪惡，我對您說，一個人竟可以責備一個被告，不管是有罪與否，以他在十年前做了的錯事，並且他是贖償了這個罪的。啊，先生，這是惹起反抗的，法律在懲罰了人之後還不肯寬恕他。

庭長（已經穿了衣服和戴了帽子） 假使你覺得法律是壞的，那末你去改更牠好了……

你去運動做議員吧……

滑格雷 可惜啊……假使我做了議員，也許我將會像別人一樣地，不去想到這些，卻只想去計算內閣的命運有多久了……

庭長（將匣子拿在臂下） 這樣，那就……是否門房……

滑格雷（按鈴） 他就來了……那末，是摩松先生代替着我被任命了……

庭長 是摩松先生……

滑格雷 因為他是一個議員，一個蒙杜柏魯的走狗……

庭長 我不會忍受您，在我面前說蒙杜柏魯的壞話……

滑格雷 您想着您會有求於他。

庭長 正是這樣。（門房進）您願意將這些拿到我的旅館裏去嗎，我的朋友？就是那個車站旁的旅館……您不會弄錯的，我的護兵就在門口……（他將匣子給他。）再見吧，我親愛的滑格雷……別介意啊。

他退場。滑格雷戴上了帽子，也預備出去。

第三場

滑格雷，書記，以後愛梭拜黑。

書記 您走了嗎，檢察長先生？

滑格雷 是的。

書記 那末，您覺得這沒有什麼不便吧，我去叫愛梭拜黑到這裏來坐一坐，他是在走廊中等待着開釋的手續，而卻討厭成爲每一個人的好奇的目標……

滑格雷 當然沒有！

書記 我也吩咐人引他的妻子到這裏來，在她從法庭出來以後。

滑格雷 很好。

書記 我去關照守衛吧……可是愛梭拜黑的妻子卻不能立刻恢復自由呢……

滑格雷 因為……

書記 她是爲了另外一件事被押着。她犯了冒瀆一位法官行使他的職務的罪。

滑格雷 這位法官，是摩松先生吧？

書記 是的，檢察長先生。

滑格雷 讓我去料理這件事吧。

書記 再見，檢察長先生。

滑格雷 再見。（出場）

書記（在門口叫） 愛梭拜黑……進來吧……你到這裏來等待着你的開釋自由是比

較安靜些的……這不會很久了啊。

愛梭拜黑（進） 謝謝，先生。

第四場

書記，愛梭拜黑。

書記 好了！你現在是被釋放了，我可憐的朋友！這件公案是了結了。

愛梭拜黑 在法律上是完結了，先生，但是在我卻沒有完結呢。我被釋放了，這是真的，但是我的生命卻是不幸的了。

書記 你以前不知道嗎？……

愛梭拜黑 不知道，先生。

書記 這是這樣遙遠了……你會原諒她的吧……

愛梭拜黑 這些事，先生，一個巴斯克人是永久不會原諒的……這就似乎是雷落在我的心上一樣……而一切我們所遭遇到的不幸，都是她在作祟啊……上帝是復了仇了……一切都完了……

書記（靜默一刻後） 我可憐你……我可憐你啊。

愛梭拜黑 謝謝，先生……（一刻）既然您是這樣地，慈悲，先生，您願意允許我的母親也

到這裏來和我談談嗎？她是在走廊中等着我的。

書記 我去替你叫她來吧。再會。

愛梭拜黑 再會。

書記出。愛梭拜黑母進。

第五場

愛梭拜黑（他將他母親的頭抱在胸口） 我可憐的老媽媽，這三個月來的痛苦使得你

憔悴多了……

母 我可憐的孩子，你是該怎樣地受了苦了啊！

愛梭拜黑 這個婦人……

母 是的，有人剛剛告訴我……

愛梭拜黑 在十年之中，我都是和這個賊婦……這個壞蛋同住著……她是怎樣地知道

撒謊啊！……啊！……當我聽到法官對她說：『你曾經和你的愛人同謀而爲了竊盜罪被判決。』而她在這個大衆之前公然地承認了的時候……你說吧，媽媽，我那時覺得天都塌在我的頭上了……當她承認她曾是這個男子的情人的時候……我連到彼時經過的一切都不復知道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想動手殺了誰，到底還是那個毫不經意地在說着這些事的法官呢，還是那個背向着我承認這些事的她……並且，我也曾經預備自己承認是兇手了，我這個本來沒有罪的人……爲了可以不復知道一切，爲了可以解脫自己……可是我卻想起了你和兩個孩子……（一個長期的靜默。）算了吧。應得決定我們所做的事啊……你將孩子們留在家裏了嗎？

母

沒有。我是被逼迫着將他們送到我們拜低榮的表姊那裏去了……我們沒有屋子了，我們什麼也沒有了……我們是已經破了產……並且，我也憎恨着這個地方了……這裏的女人們在碰到我的時候都特地避開了我，而做着鬼樣子；在教堂裏，她們將我一個人留在一個空位置中間……並且，我也被迫着將孩子們從學堂裏叫了回來

……

愛梭拜黑 我的上帝啊！……

母 再沒有人願意和他們說話了。有一天，喬治曾經和那個最大的挑釁，他們便打起架來，因為喬治比他的對手氣力大，於是那一個爲了復仇，便罵喬治是兇手的兒子……

愛梭拜黑 那末喬治呢？……

母 他哭着跑回家來而不願意再走出屋子外邊去了。於是那時我乃將他們送到拜依榮去。

愛梭拜黑 那末我們這樣做吧。我們走。你去找着孩子們。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我便會趕上你們的。那邊有着到美洲去的移民公司……他們會收留我們一家四口的，爲了我們的孩子，他們也會允許我們欠着路費。

母 假使他們問起他們的母親來呢？……

愛梭拜黑（靜默了一刻） 你就對他們說她是死了。

耶納泰由人令之進場。

耶納泰
謝謝，先生……

有人將門關上。

母（不顧耶納泰） 那末，我走了。

愛梭拜黑 好的。我或是今天晚上在這裏，或是明天在那邊來找你們。

母 好吧。

愛梭拜黑 你一到了的時候，馬上就去打聽動身的日期和鐘點。

母 好的。

愛梭拜黑 明天見。

母 明天見。（她退場，始終未曾看耶納泰一眼。）

第六場

耶納泰，愛梭拜黑。

耶納泰（向着她的丈夫走了幾步，跪下，雙手拜着，低聲地。）原諒我啊！

愛梭拜黑 絕不會！

耶納泰 不。別說不會啊！

愛梭拜黑 難道法官是說謊的嗎？

耶納泰 沒有……法官並沒有說謊……

愛梭拜黑 你真是不值價的人！

耶納泰 是的，我是不值價的人！請原諒我吧！

愛梭拜黑 殺了你！我真想殺了你！

耶納泰 好的！好的！但是請原諒我啊！

愛梭拜黑 你僅是一個婦人……一個巴黎的婦人，沒有價值，沒有貞操，沒有誠實！

耶納泰 是的，盡量地罵我吧，打我吧！

愛梭拜黑 你，你曾對我撒了十年的謊！

耶納泰 喔！我是曾經怎樣地願意能够一切都對你說了的啊！[！]喔有多少次我會經開始了

這可怕的自供……我永不會有足够的勇氣，比愛羅。我永遠怕着你的發怒和我會給

與你的不幸……我看到你一向都是這樣幸福的……

愛梭拜黑 你是從那邊回來的，從罪惡中跑了出來，從牢獄中跑了出來，而你卻來欺騙我

……

耶納泰 喔！我的上帝，他是相信着這個的！

愛梭拜黑 你將一個騙子所遺留下來的東西帶給了我……一個騙子所遺留下來的東

西……你卻在我的屋子裏，僭居了一個誠實婦人的地位……你的說謊已經使得上

帝降禍於我的家屬，你乃是一切不幸的原因……現在我們所遭遇到的災害也是完

全因了你而發生的，我對你說你是禍水，是該咀咒的，該受天罰的……別再和我說話

吧！別再和我說話吧！

耶納泰 你難道就沒有有一些哀憐的心，比愛羅？難道你以為我就不痛苦嗎？

愛梭拜黑 假使你痛苦着，這在你是應該的！你還受苦得不够呢！……但是我，我對你做了

什麼來着，你卻選擇了我做你的犧牲者？……我做了些什麼才要受我現着受着的痛

苦？……你使得我變成懦弱了！你使得我墮落到和你一樣：我已經應當能夠將你從我

的腦子和心兒中驅逐出去了嗎？而我卻不能夠！於是我乃忍受着非常慘酷的痛苦

……因為我爲着以前對你的愛情而受苦着……你啊！……你自從十年以來曾是我

生命中的一切……你會是一切，一切……而我現在只有着一個希望，這就是能夠忘

記了你！

耶納泰 原諒我啊！

愛梭拜黑 一輩子都不會！一輩子都不會！

耶納泰 別說這句話啊！……只有上帝有權說：一輩子不會……我預備重新跑進你的屋

子裏；我在你那裏只想着做第一個女僕……就是最最下等的女僕吧，假使你願意的

話……我只有在你允許了我的時候，我才會重新取得家中的地位……

愛梭拜黑 我們已經不復有屋子了。我們已經不復有家了……我們什麼都沒有了！而我重覆地對你說，這都是你的過失……都是因為你這個說謊的人，你這個冒犯神靈的人，你卻坐在母親的，我母親的位置之上，所以不幸才降落到我們的頭上！

耶納泰 這個，我對你發誓說，我將極力謙卑，極力忠誠，極力悔過來使得你忘記了牠……不管你跑到什麼地方去，我都會跟隨着你……比愛羅，仔細地想一想吧，你的孩子們還需要着我呢……

愛梭拜黑 我的孩子們！我不願意你再見着他們了，我不願意你再和他們說話，我不願意你再擁抱他們，我不願意你再撫摸他們了！

耶納泰（聲調驟變）啊！啊！不行……這個，孩子們！這個，你錯了！啊！不行！隨便你怎樣奪去我的一切，隨便你怎樣地判決我以一切的羞恥……隨便你怎樣地要強迫着我去討飯，我都願意！隨便你怎樣不願意看我，隨便你怎樣地只爲了罵我而和我說

話……一切，一切都隨你的便……但是，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他們卻是屬於我的……他們是從我的肚子裏出來的，他們還是我的一部分……並且永久，永久地，他們將是和我的血和肉連成一起的……你可以割去我的一只手臂，我的手臂將是一件死的東西而不復是我……但是你卻不能使得我的孩子們不算是我的孩子

……
愛梭拜黑 你是自己做得不配養育他們的……

耶納泰 不配……沒有不配是靠得住的！對於他們，難道我失職過了嗎……難道我會是

一個壞的母親……回答啊！不是，對嗎……那末！既然我不曾是一個壞的母親，我對於孩子們的權利還是完全而絕對的不配……我可以加上一千倍地有罪……或是像你所說樣地不配，而你，或是法律，或是牧師，或是上帝都沒有權利將他們從我這裏奪了去……我的做婦人也許曾是有罪的……但是我的做母親，人們卻沒有什麼可以責備我的……那末……那末……人們是不能將他們從我這裏偷了去的……而你

卻有着這種計劃，你真是一個不值價的人！是的，是的！因為你要復仇，所以你想將我和他們分開！你只是一個懦夫！你只是一個男子！父性，在你的心中是什麼都沒有了……你不為他們設想……是的，是的，我對你說：你在說謊……當你說我不配養育他們的時候，你是在說謊！這都僅是些廢話，僅是些空言；你明知道我會哺育，看護，愛撫，勸導着他們，我曾經每晚上都教他們做禱告，而我也將繼續着這樣做……你明知道沒有別一個婦人會在他們那裏代替着我的位置……但是，這個，這個對你是沒有關係的……你已經忘記了他們了……你要懲罰我，所以你想將他們從我這裏奪了去……我有權利對你說這是一個懦怯的惡事，一個不近情理的復仇啊！啊！孩子們！他現在是想用他們來磨折我了！不行……將他從我這裏奪了去……啊！啊！仔細想着吧，比愛羅，你所說的是不可能的！

愛梭拜黑 你說得對，我是爲了復仇！你所以爲是不可能的卻已經是既成的事實了。我的母親已經帶了我的孩子們走了。

耶納泰 我會重新找到他們的。

愛梭拜黑 美洲是很大的呢。

耶納泰 我會重新找到他們的！

愛梭拜黑 那末，我就對他們說爲什麼我會將他們和你分離了開來的緣故。

耶納泰 永不！這個，永不！我將服從你，但是對我發誓說……

書記進。

書記 愛梭拜黑，來簽釋放狀上的字吧。你將立刻恢復自由了。

耶納泰 等一會，先生。等一會。（對愛梭拜黑）我接受分離，既然你需要這樣……我將自殺了。你永遠不會再聽見說起我。但是和這個殘酷的犧牲相交換，請你嚴重地對我發誓說你將一輩子也不對他們說起……

愛梭拜黑 我發誓……

耶納泰 你對我發誓說一輩子你也不會告訴他們可以減少他們對我的情感的事嗎？

……

愛梭拜黑 我發誓……

耶納泰 還允許我……比愛羅，我以我們的幸福和受苦的名義來懇求你……請你允許我維持着他們間對他們母親的記憶……你叫他們爲我祈禱，不是嗎！

愛梭拜黑 我對你發誓……

耶納泰 那末，你走吧……我的生命是完結了……

愛梭拜黑 永別吧。

他跟着書記走了出去。在門口書記碰着摩松。

書記（對愛梭拜黑） 有人會領你去的……（對摩松）愛梭拜黑的妻子在這裏……

摩松 啊！她在這裏！滑格雷先生曾對我說起過她。好吧，我就取消我的訴狀吧，我也只希望

放她自由。現在我是諮議了，我不願意每星期都從波城爲了這事跑回來。你去預備必需的
需的文件吧。

第七場

摩松，耶納泰，書記。

摩松（對耶納泰）……好吧，爲了你曾被拘捕了多時，我很願意暫時聽任你自由……

也許我會取消我的訴狀，假使你對我道歉，因你曾經侮辱了我……

耶納泰（冷靜地）我侮辱了您卻毫無悔恨。

摩松 你願意重新到牢獄裏去嗎？

耶納泰 啊！我可憐的先生，假使您知道現在牢獄是怎樣地對我一樣啊！

摩松 爲了？

耶納泰 爲了我什麼都沒有了，沒有屋子，沒有家庭，沒有丈夫，沒有孩子們。（她注視着他。）

我細想着……我以爲……

摩松 你以爲？

耶納泰 我以為這一切不幸都是因了您的緣故……

摩松 你們兩個人都被釋放了，不是嗎？你還要些什麼呢？

耶納泰 我們是被釋放了，這是對的。可是，現在，在我的丈夫，在我的孩子們，在一切人看起來，我已經不復是一個誠實的婦人了。

摩松 假使人家責備你以前曾經受到的判罪，假使人家說起你的暫被羈押，你有權利可以在法庭中告發這些損害名譽的人。他們是會被判罪的。

耶納泰 那很好！就是因為有一個人責備我以前的判罪……我的丈夫因之才奪去了我的孩子們。這個人是一位法官。我能够使他被判有罪嗎？

摩松 不能。

耶納泰 爲什麼？因爲他是法官嗎？

摩松 不是。因爲這是法律。

耶納泰 這是法律！（兇惡地。）那末，法律就是狗屁！

摩松 喔！別叫喊也別咒罵啊，不是嗎？（對書記。）您完了嗎？那末，到法庭去預備不受理的命令吧。

書記出。

耶納泰 我，我卻不是一個女才子：我沒有像您那樣在書本子上研究過法律，而也許就是爲了這個我卻比您知道得清楚什麼是公平的和什麼是不公平的。我只對您簡單地說：法律怎樣才會使得我收回我的孩子，和償補牠對我做的惡事？

摩松 法律什麼也不欠着你的。

耶納泰 法律什麼也不欠着我的！那末，您將怎樣做呢，您這個法官？

摩松 法官是沒有責任的。

耶納泰 喔！您是沒有責任的！……那末，您可以隨着您的高興來以一點嫌疑，或是竟連什麼嫌疑都沒有，而逮捕人們，您可以將羞恥和不名譽加在人家的家庭上，使着不幸的人受苦，翻遍他們的過去，宣佈他們的窮苦，使得業已忘去的，業已償清的過失，上溯

至十年的過失重新活了轉來；您可以以您的狡滑，您的詭計，您的說謊，以及你的殘酷來將一個人送到斷頭台邊——並且，您還可以更甚地使得人家從一個母親那裏奪去她的孩子們！……以後，您就像彭斯·比拉特●那樣地說法，而您卻以為自己是什麼責任都沒有的！……沒有責任！……在你們的法律之前，也許您是沒有責任，像您所說樣的，但是在簡單的正義之前，在誠實人的正義之前，在上天的正義之前，我，我卻可以明明地對你發誓說，您是有責任的，所以我為什麼要來和您算賬。

摩松將背向着她，表示不欲聽狀，她在摩松的桌子上看到那把用作裁紙的刀。她拿了起來又放下了。

摩松 我命令你走出去。

● Ponce-Pilate 巴力斯丁羅馬人之總督，他曾將耶穌送給宗教法官之前，但他明知耶穌是沒有罪的，所以他令人取了一盆水來，洗着手說：「我對這位聖人之死是沒有責任的，而責任乃在於你們這班猶太人。」今日歐洲通行之俗語「洗手」即指卸責於他人之謂。——譯者。

耶納泰 聽着我啊……最後一次我請求您想法安慰我，使得我獲得因了您的錯處而失

去的一切；使得我少受些痛苦，和怎樣使得我重新獲得我的孩子們。

摩松 我沒有什麼對你說明。我什麼也不欠着你的。

耶納泰 您什麼也不欠着我的！您欠着比我的生命還要多，比一切都要多……我的孩子們，我永久也不會見着他們了……您在我這裏所奪去的，乃是一切時刻中的幸福，乃是他們每晚的接吻，乃是我看着他們長大起來的驕傲……永遠！永遠！我也不復能夠聽見他們叫『媽媽』了，就像他們都是死了一樣的！就像是您曾經殺死了他們。（她拿起了刀子。）是的！這就是您所做的事，你們這種壞的法官們所做的事：本來是一個沒有罪的人，您幾乎使得他成爲一個囚犯，本來是一個誠實的婦人，一個母親，您卻使得她成爲一個罪人！

她以刀刺摩松之背。摩松倒地死。

（幕）

